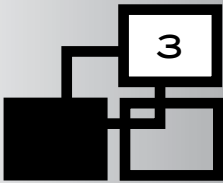


辩护与证实福音

弟兄们， 请听我们分诉



关于基督教国的光景

DCP
P R E S S

© 2012 DCP Press 版权所有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在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以任何形式或媒介（图像、电子、或机械，包括影印、录音、或资料存储和档案复原系统）复制或传播。

二〇一二年七月初版

辩护与证实专案 (DCP)

P.O. Box 3217

Fullerton, CA 92834

出版机构: DCP Press

DCP 为辩护并证实倪柝声和李常受的新约职事及地方召会实行的专项服事。

目 录

序言.....	5
对李常受批评基督教一事不实的陈述.....	7
对李常受言论不实的陈述 并为罗马天主教辩护	21
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持之双重标准	39
对基督教合乎圣经的评论 ——精选参考书目及其作者简历	57

序 言

本书乃为驳正由盖斯勒(Norman Geisler)与罗德斯(Ron Rhodes)共撰一文的错谬,该文反对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对李常受和地方召会的教导所作之重新评估,本册为此系列之三。基督教研究院,为美国最早批评李常受与地方召会教导的护教团体之一;近年根据大量第一手的研究,发现当年的评估有误。为了更正其先前出版品中所散播的不实讯息,基督教研究院发行一期名为“我们错了”¹(We Were Wrong)的《基督教研究院期刊》(*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特刊。在该特刊发行后不久,盖斯勒与罗德斯在网上发表了该篇回应,抨击基督教研究院新的研究结果。

本系列小册将指出该回应中一些显著的错谬。本册将说明盖斯勒与罗德斯:

- 对李常受批评基督教系统一事不实的陈述;
- 对李常受批评罗马天主教一事不实的陈述;
- 他们一面批评罗马天主教,一面又对李常受平衡且合乎圣经的评论,作双重标准之不实陈述的伪善行为。

¹ 《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第32卷第6期,2009年12月特刊。

对李常受批评基督教一事不实的陈述

“我们若要反对,就有义务尽力了解我们所要非议的人。我们应该熟悉该人所出版的作品。没有研读过那些公开的作品,就发出强烈的非议,是不相宜的。我们所非议的对象应该能察觉,我们曾仔细研读过他的作品,并尽力了解其意涵。”¹

这段话说出辨证或护教写作的责任,在驳斥持不同意见者的信仰之前,应先对其信仰作一准确、公正的陈述。盖斯勒(Norman Geiser)在与他人合著的一本评论伊斯兰教的著作序言里,表达了类似的感想:

“我们相信,若不先认识他人的观点,就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评估。”²

若是将被非议者的观点,陈述到原作者都无法辨认的地步,再据之加以攻击,就更不公平了。

遗憾的是,这正是“回应《基督教研究期刊》最近为‘地方

¹ 尼可(Roger R. Nicole)《辨证神学:如何应对那些异议者》(*Polemic Theology: How to Deal with Those Who Differ from Us*), *The Founders Journal*, Issue 33, Summer 1998 (www.Founders.org/journal/fj33/article2.html)。作者进一步地详述他对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的观察,以及他对范泰尔与巴特(Karl Barth)之间长期辩论的研究方法。尼可见到范泰尔所持巴特作品的大量手稿,他见证范泰尔已经彻底研究过巴特的作品,证据是几乎每页上都有范泰尔的注笔。此与盖斯勒和罗德斯成明显对比,二者认为没有必要对李常受的著作作进一步研究,也不熟悉李常受的主要作品,遑论对“回应”所作不实陈述的李常受教导,有任何准确的认识。

² 盖斯勒(Norman L. Geisler)与沙立巴(Abdul Saleeb),《对伊斯兰教的回应——十字架下的新月》(*Answering Islam: The Crescent in Light of the Cros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02), 13页。

召会运动’所作的辩护”(A Response to the 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s Recent Defense of the "Local Church" Movement)(以下简称“回应”)的写作方式。在一节题为“对其他宗教团体明显遗憾与严苛的论点”(Admittedly Regrettable and Harsh Statements about Other Religious Groups)的“回应”中,盖斯勒与罗德斯以一些不公平、不准确的说法,扭曲李常受的教导。这些陈述是针对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以下简称《实行》)第三章的内容所作。盖斯勒与罗德斯在论到该文时,试图使读者认定地方召会藐视所有的基督徒,并对基督徒发表仇恨的言论。他们声称:

李常受……诋毁攻击“所有在基督教里的”,“所有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教界”,“整个基督教”,和“今日的罗马天主教”。李称组织的基督教“变形且堕落”,有“背道”的“假教师”。

在这么短的一段话里,就有许多严重的错谬:

盖斯勒与罗德斯:

- 错用李常受所指的“假教师”,无视李对稗子之比喻的解释(太十三24~30);
- 不实陈述李常受关于“所有基督徒”的言论;
- 无视李对基督徒同伙的正面称赞;
- 以他们自己的定义,而非李常受的定义,错解李对基督教的评论;
- 对李常受依照圣经对基督教系统所作的评论,作不实的引用:
 - 变形——如芥菜种比喻所示(太十三31~33)
 - 堕落——如教会历史所示
- 不顾李常受在引文内,所教导的重点与内容。

很明显的,盖斯勒与罗德斯在“回应”里意图告诉读者:李常受在毫无根据的情形下,刻意、严苛且恶毒地批评所有

基督徒同伙；并传达李常受论到“假教师”和“背道”的言论，泛指整个福音派各团体。他们在该节里说，李的教导“严苛”、“可悲”且“不可原谅”。

在这些引述和中伤的指控后，盖斯勒与罗德斯接着指控李常受诽谤。在同一文段里，他们说：“若有任何理由构成宗教诽谤，这必定是其中之一。”对于任何一个蓄意中伤或诽谤的指控，最关键、重要的事，就是回到原文来检视这些具争议性的言论，查明其真伪，才能决定指控是否成立。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盖斯勒与罗德斯从未着手察验过李常受言论的真理性。

李常受正确地指称摩登派为背道的假教师

从李常受批评基督教的上下文来看，实难理解盖斯勒与罗德斯强烈情绪性的反弹。他们喧嚷地抱怨李常受“称组织的基督教‘变形和堕落’，还有‘背道’的‘假教师’”，仿佛这些“假教师”都是正统的、相信圣经的教师。李常受并没有概括性地定罪所有福音派教师，相反的，他所说的是特定的，那些否认共同信仰中某些基本元素的人。李常受说到马太十三章描绘神国的外表或基督教国的比喻时表示：

有一个比喻给我们看见，当麦子在生长的时候，主的仇敌来了，将稗子撒在麦子中间（太十三24~30）。这意思是说，假信徒，挂名的基督徒被撒在所谓的召会中。在堕落的基督教里，有许多假的、或挂名的基督徒……。

在今天的基督教中，也有摩登派，他们不承认圣经是圣灵的启示，并且否认主是借着童女马利亚成为肉体。他们说主的死不是为着救赎，乃是一种殉道。他们相信主是因着祂的教训与犹太人传统的宗教不合而殉道。他们也否认主的复活和圣经中一切的神迹。³

接着，李常受说到他和一些同伙，如何在二十世纪初摩

³李常受，《神命定实行神新约经纶的路》（台湾福音书房，1987），二三页。

登派教训传到中国时,挺身而出加以抵制。他引用彼后二章一节说到摩登派教师: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申言者,照样,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偷着引进毁坏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毁坏。

论到这些摩登派,李常受说,“彼得时代的假教师,像今天背道的摩登派一样,不承认主为主人的身位,并主借以买回信徒的救赎”(斜体另加)。⁴盖斯勒与罗德斯将“假教师”和“背道”前后的斜体字部分删去,将二辞从明确的修饰语中略去,而刻意误导。这是对李常受话语不实的陈述。

不可否认的,今天的基督教里确有摩登派,以及李在上文里所提背道的假教师,他们用毁坏人的异端,搅扰真正的信徒。令人不解的是,盖斯勒与罗德斯何以对批评摩登派或自由主义神学家及其教训的言论如此反感。盖斯勒与罗德斯既不是摩登派的拥护者,也不否认圣经是圣灵的启示,神的儿子借童女成为肉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救赎而有的代死,以及为称义我们而有的复活。他们反对李常受称呼这些人是在“背道”里的“假教师”实在令人难解。

许多基督教教师批评基督教里的假教师,例如,“福音宣教职事”(Proclaiming the Gospel Ministries)的詹德隆(Mike Gendron)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安格堡神学研究所(Ankerberg Th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网站上刊登了多篇文章,盖斯勒亦在该站发表多篇文章。詹德隆对假教师和基督教国的评论,与李常受的评论相互呼应,他说:

我们如何对待基督教界里的假教师呢?我们要揭露他们的错谬教训,绝不有分于他们所作的(弗五6、11)。⁵

⁴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三页。

⁵ 詹德隆(Mike Gendron),《梵蒂冈的合一之请》(*The Vatican's Call for Unity*)(Ankerberg Th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ov. 2001)www.johnankerberg.com/Articles/_PDFArchives/roman-catholicism/RC1W1201.pdf。

詹德隆这段话的上下文显示,他和李常受所说的“假教师”是同一班人,就是那些明显存在于基督教系统之中,却否认信仰基要元素的人。然而盖斯勒与罗德斯既未对詹德隆的评论作不实的陈述,也未控以蓄意中伤或宗教诽谤。写过这类评论的人不胜枚举,在此无法赘述。⁶

李常受以“背道”的“假教师”指称今日的摩登派,是对圣经正确的应用。盖斯勒与罗德斯挑出李常受的几句话加以断章取义,再用最煽动的方式重组在一起,激动读者拒绝、甚至鄙视李常受和地方召会。此举既不公平、又不诚实;相反的,这等于是护教学上的一个炸弹——愤怒,不法,概括性的伤害。因此,真正“严苛”与“明显遗憾”的,应该是盖斯勒与罗德斯,而不是李常受的言论。

李常受攻击“所有的基督徒”?

盖斯勒与罗德斯将文章中“所有的基督徒”一语加上引号,借此指控李常受恶意中伤所有的真信徒。这样的指控应该有相关文案作基础,事实却不然。只要读过原文,就知道他们的指控是不实的。事实上,“所有的基督徒”这个词在该文段中只出现过一次,原意也与恶意中伤和严苛毫不相关。李常受说到:

我们这样谈论基督教,并不表示我们不爱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爱所有在主里的弟兄和姊妹,但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基督教国的情形是绝对远离了神永远的计划的。⁷

一段论到爱“所有弟兄姊妹”的话,很难被视为是对“所有基督徒”的攻击。然而,盖斯勒与罗德斯却作出此一断论。他们读过该文(这段话出现在该章的引言之中)所得的结论

⁶ 见“根据圣经评论基督教”(Biblical Critiques of Christianity Selected Bibliography and Biographical Notes on Sources Cited)。

⁷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二页。

竟是一—关于“所有基督徒”的讲论是“恶意中伤的攻击”——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盖斯勒与罗德斯似乎还对这两句话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感到不解，就是在李常受和地方召会的教导里，在可公开评议的基督教系统，和应当爱护接纳的基督徒之间，有一个确定、一贯、并关键性的区分。如李在同章里进一步说到，“我们爱所有的基督徒弟兄，也尊重他们，但我们不能同意他们所在其中的宗教系统”⁸。盖斯勒与罗德斯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区分。

李常受确实对基督教的系统和基督教国的光景作出批评，但是与盖斯勒和罗德斯所试图导误的内容迥异。无论盖斯勒和罗德斯是否同意李常受的观点，将基督教看作一个系统，他们都有义务对李常受的教导作出准确的叙述。只有在此一前提下，他们才能自由提出辩论。不过这样的辩论必须在真理、学养和正派的范围之内。李批评的是基督教的系统，并不是信徒；刻意隐瞒这个事实，而在指控里使用“所有的基督徒”一辞，是难辞其咎的。

李常受对公会基督徒的珍惜

在“回应”中，盖斯勒与罗德斯漠视李常受在《实行》第三章里，论到其他信徒的正面言论。不提上述论到爱护和尊重所有基督徒的言论，即是一例。李常受进一步以自己多年前在中国得救时的经历为例：

我们[李这一代的年轻基督徒]感谢主差遣西教士把福音带给我们。他们告诉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说我们若相信祂，我们的罪就会得着赦免。我们听到了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正确教导。这些西教士也把耶稣基督真实的名带给我们。我们宝贝这个。他们也把圣经带来，给了我们一本最好的

⁸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五页。

中文译本圣经。我们为这三件事感谢神，就是福音、耶稣的名和圣经。⁹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李常受感谢那些将无价之宝带到中国的西教士们。然后他加以解释，地方召会自二〇年代起，便拒绝西教士所带来，一切不合乎圣经的事物。他在该章里举出了几项不合圣经的例子。这再次清楚显示，李常受批评的不是信徒或信仰，而是一个系统，李不能同意的是这个系统，因为它不合乎圣经，¹⁰这与盖斯勒和罗德斯的指控相反。盖斯勒和罗德斯对于持定基督、持定福音、持定圣经，爱护并尊重所有的基督徒，拒绝不合乎圣经的实行，绝对是认同的。然而他们却漠视这类的言论，这些言论对于认识李常受的教导和地方召会立场，是极其关键的。盖斯勒和罗德斯此举，乃是对一位基督徒教师作出不实陈述，并误导他们的读者。

李常受批评的是基督教系统，不是基督徒

李常受所说的基督教(*Christianity*)，指的是基督教的系统，而不是个别的信徒。在他的用法里，基督教是一个广义的辞，包含众多不同的机构，以及许多挂名的基督徒。他用基督教国(*Christendom*)一辞时，意义和范围也相似。这些区别对于认识李常受在此议题上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盖斯勒与罗德斯应该向读者指明这点，据此也应适度修正他们的指控。

尽管有些基督徒教师——盖斯勒与罗德斯或许是其中之一——认为基督教指的是众信徒，或共同信仰；但在《实行》里，李常受所说的基督教，并不是上述这二个意思，他在该章里

⁹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五页。

¹⁰ 李常受不是唯一批评基督教系统的人。请参见《根据圣经评论基督教》一文，看其他基督教教师如何说到基督教系统，以及信徒如何从神对召会的永远定旨，来看基督教的系统。

有清楚的说明。一个正确的护教学者, 应先尽力明白一位作者对词汇的定义, 再按其定义来探讨他的教导。这是盖斯勒与罗德斯在“回应”里, 所没有作到的。

李常受对基督教的批评乃是根据圣经

盖斯勒和罗德斯也未能向读者说明, 李常受对基督教系统的批评, 有很强的圣经根据, 而李对圣经的解释, 也是根据教会历史中, 许多有地位解经家的作品。在《实行》一书第三章里, 李常受的教导出自马太十三章里, 关于田间稗子, 芥菜种长成大树¹¹, 以及妇人放面酵在细面¹²的比喻。他在《实行》里论到巴比伦的教导, 是根据启示录十七章¹³; 而他对于阶级制度和野心的教导, 是根据主在马太二十章二十至二十八节和二十三章一至十二节里的话。李常受将约翰十二章和马太十四章主与门徒简单的聚集, 与今日聚集会众听道的实行作一对比。盖斯勒与罗德斯所讨论的文段里, 这些根据圣经

¹¹ 对马太十三章三一至三二节, 芥菜种的比喻持类似观点的解经家有: 达秘(John Nelson Darby)、郭维德(Robert Govett)、司可福(C. I. Scofield)、范恩(W. E. Vine)、宾克(A. W. Pink)、摩根(Campbell Morgan)、朗恩(G. H. Lang)、罗斯(J. J. Ross)、洛克耶(Herbert Lockyer)、沃福德(John F. Walvoord)以及史德门(Ray Stedman)。

¹² 对妇人、面酵、细面比喻持类似观点的解经家有: 达秘、郭维德、司可福、范恩、朗恩、宾克、摩根、罗斯、薛弗(Lewis Sperry Chafer)、洛克耶、史崔斯(Lehman Strauss)以及沃福德。

¹³ 与李常受持相同观点, 将启示录十七章之奥秘大巴比伦, 解释为罗马天主教的有: 丁道尔(William Tyndale)、胡斯(John Huss)、路德(Martin Luther)、诺克斯(John Knox)、卫斯理(John Wesley)、吉尔(John Gill)、巴奈斯(Albert Barnes)、兰奇(John Peter Lange)、达秘、米勒(Andrew Miller)、彭伯(G. H. Pember)、郭维德、杰梅森(Robert Jamieson)、福斯特(A. R. Fausset)、布朗(David Brown)、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贺治(Charles Hodge)、艾伦瑟(H. A. Ironside)、司可福、加布列(Arno C. Gaebelin)、罗斯、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薛弗、塔博德(Louis Talbot)、史崔斯、安葛(Merrill F. Unger)、沃福德、威尔森(Walter Lewis Wilson)、克斯威(W. A. Criswell)、巴恩浩(Donald Grey Barnhouse)。

的教导占了很大的篇幅，他们却对李常受言论的圣经根据只字未提。与盖斯勒和罗德斯所指责的相反，李并不是在恶意中伤基督徒，他是在教导圣经，并将圣经应用在今日的情形里。盖斯勒和罗德斯可以不同意李常受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但他们有义务说明李对基督教系统的批评，确有其圣经根据。盖斯勒与罗德斯并未作到此事。

变形的基督教，如芥菜种比喻所示

李常受确实用了“变形和堕落”这些辞来论及基督教。当这些字被单独挑出，如“回应”所示时，确实会令人惊讶；然而，读者应仔细察明李常受如何使用这些辞，又为何使用这些辞。如《实行》一书所示，李使用“变形”一辞的根据，是马太十三章的比喻，说到芥菜种违反其本性，长成了一棵大树。李常受说：

马太十三章另一个比喻描写今日的基督教国像一棵枝条粗大的大树，成了飞鸟栖宿之处(太十三31~32)。这是芥菜种的比喻。芥菜是一年生的菜蔬，表示召会该像菜蔬一样生产食物，却成了树，成了飞鸟栖宿之处，其性质和功用都变了。飞鸟是指撒但的邪灵，和邪灵所煽惑的恶人和恶事(太十三4,19)。他们栖宿在大树的枝条上，就是基督教国的事业里。今日的天主教充满了各种的邪恶。恶人、恶行、恶事都栖宿在其中。在这个庞大的组织里，满了黑暗。¹⁴

今天的基督教变形了，因为它的外貌和性质已经改变，不再是圣经中所描绘那个简单的教会。它不再是一个好作食物的微小菜蔬，反倒成了一棵枝条粗大的树，成了许多邪恶之事的藏匿之处。今天的基督教成为一个庞大的事业，与作为新约召会小影的患麻风的西门家，以及在伯大尼马利亚、马大、拉撒路的家(约十二1~3)不同，与行传和书信里的

¹⁴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三至二四页。

新约召会也不同。相反的，今天的基督教是一个组织的机构，连同许多形式和排场——真是一棵大树。遗憾的是，邪恶的教训和事物，总是从较高的枝子，就是飞鸟栖息之处，临到信徒。李常受并不是唯一将此比喻应用于基督教国的人¹⁵。范恩(W. E. Vine)在解释马太十三章的芥菜种时说道：

如比喻所指，基督教国代表一种在原则和方式上已经模成这世代的基督教，世界也喜欢这种低俗的基督教。¹⁶

李常受使用“变形”这辞，有很强的圣经根据，也准确地叙述了今天基督教的情形。就算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题目，李常受的言论充其量也只是坦白、直率，称不上严苛或令人遗憾。这段忠信、健康、诚实的话，乃是为着所有基督信徒的益处。

对堕落基督教系统忠实的评估

说一个东西堕落，意思是指它低于正常的标准，或在功能和结构上，有了负面的改变。¹⁷根据李常受在《实行》里的教导，基督教系统的堕落是在其标准、功用和结构上堕落了，因为它发展出“形式和仪文”、“规条和不合圣经的作法”、“阶级”连同对地位的“野心”、“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今天的基督教也满了分裂。¹⁸这些消极的事抹煞了基督身体中肢体生机的功能。在这些信息里，李常受表示，实行这些消极的事就是走世界的路，不走圣经所启示之神命定的路。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创办人薛弗(Lewis

¹⁵ 见注12。

¹⁶ 范恩，《范氏新约字义详解字典》(*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McLean, VA: MacDonald Publishing Company), 777页。

¹⁷ 韦氏线上辞典(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degraded。

¹⁸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上述各点分列本书二七至三四页。

Sperry Chafer),也将其中一些要素,视为腐化和堕落的标记:

神所托给人的一切,似乎都走了下坡路。在以色列人身上是如此,在公开信仰的教会身上也是如此。酵在面里的作用,表征某种邪恶的渗透能力,藏在真正的教会中。酵被普遍视为一种腐败的象征,作工于无形。它意指形式(参太二三14、16、23~28)、不信(参太二二23~29)和属世……。蒙拣选的信徒总是因着倾向形式、不信和属世而苦恼。¹⁹

诚观当下,今天的基督教确实堕落了。举例而言,两个主要的公会投票表决,按立同性恋圣职人员,并认可同性婚姻;另外两个公会也离此不远。离婚与不道德的事猖獗到一个地步,在这事上基督徒和世人的统计数字相距甚微,这对真正以基督为名的人是何等的羞耻。有些基督教圣职人员因滥用财物,而被调查,也有圣职人员不但生活奢侈,还因其身分地位要求特殊待遇。许多奇怪、有害的教训四处传播。这难道不是堕落!然而这并不表示在这些系统中,没有真正寻求的信徒。这不过是指出基督教系统普遍的情形。

二〇〇三年,盖斯勒退出福音派神学学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ETS),宣称福音派神学学会已经失去其教义上的纯正性,并采纳修正主义的观点,违反了学会本身的传统。²⁰姑且不论盖斯勒对福音派神学学会的看法是否准确,起码在盖斯勒的想法里,福音派神学学会已从其以往的标准堕落了。尽管盖斯勒在退会的七点理由里大量提到圣经无误论,但他却未曾引用任何圣经;这与李常受在《实行》第三章里引用大量经文,成了鲜明的对比。

¹⁹ 薛弗,《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第四册,(Dallas, TX: Dallas Seminary Press, 11th Printing, October 1973),353页。

²⁰ 盖斯勒,《我为何退出福音派神学学会》("Why I Resigned from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2003年11月20日, [www. normangeisler. net/etsresign.htm](http://www.normangeisler.net/etsresign.htm)。

盖斯勒和罗德斯扭曲李常受的教导

尽管李常受确实对基督教或基督教国多有批评,但这从未成为他职事的重心。今日众地方召会的职事,也不曾以此为重心。盖斯勒与罗德斯全然漠视李常受在《实行》第三章里教导的内容和重点。他们有义务照上下文解释李常受的话,公正地加以陈述,再提出可能的异议。然而,盖斯勒和罗德斯却选择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李常受恶毒、盲目地攻击所有的基督徒。

李常受在此章里的信息非常重要,是今日寻求的基督徒所需要的。他所谈论的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如何照着新约陈明的神命定之路,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李常受批评基督教的系统,因为这系统的主要功能,拦阻并阻止信徒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榜样,作基督身体上活而尽功用的肢体。

《实行》对信徒提出一个实行召会生活完整的观点,就是所有肢体都满了活的灵,装备真理,并在四个主要的方面主动尽功用:一,向不信者传福音;二,借着个人、有活力地接触,喂养照顾初信者;三,在一个满了祷告、主的话和那灵的家聚会里,实行相互的成全、教导,并顾到所有的信徒;四,作为召会聚在一起,使所有信徒能够申言,不是预言将来,而是说出神的话(林前十四26)。为此,李常受在第三章里写道:

我们必须相信每一位信徒都是活的,因为每一位信徒都有活神、基督、生命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信徒机会,彰显他作基督身体活肢体那活的光景。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活的肢体被杀死,他们的功用也被抹煞了。²¹

这几句话说明了李常受批评的因由:今日基督教的形式、组织和不合乎圣经的陷阱,抹煞了基督身体之肢体的属

²¹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三〇页。

灵生命,废除了他们的功用。这几句话也说明了李常受此言的目的:要提供一种环境,使所有的肢体能在其中,在神经的行动上活且尽功用。以下是李常受对这段话的结语:

我们该为着耶稣在现今世代的见证站住。我们应该把圣经中所启示的和今天基督教所实行的相比较。我们必须脱离变形堕落基督教的实行,回到为着主恢复的神圣启示。……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路上,回到新路上,活路上。这条路给神机会,在祂所拣选的人中间运行。²²

这个不只是理论。当李氏从八〇年代晚期开始讲论圣经中神命定实行基督徒生活和聚会生活的路时,他的用意是要拯救地方召会脱离上述消极之事的危险,并打开一条路,使所有的信徒能进入一种每日的生活,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而活。自从众地方召会开始实行这事,神命定之路的价值已经多次被证实。一些研究地方召会的人,包括基督徒研究院和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均亲眼见证此事,并表达了他们对所见证之事的肯定。盖斯勒和罗德斯轻看这些基督徒弟兄的见证,实在令人遗憾。

结 语

本文开宗明义说到信徒在评论他人时所需具备的条件。很明显的,盖斯勒与罗德斯未能作必要的研究,未能准确地陈述李常受和地方召会的教导,也未能提供足够的上下文,让读者能公正地辨明真谬。

在本文讨论的“回应”文段中,盖斯勒与罗德斯在李常受讲论“背道”“假教师”的事上误读读者,制造出一种错误的印象,让人以为李常受攻击所有的基督教教师。他们不实地指控李常受恶意攻击“所有的基督徒”,但是李氏却是爱护并尊重其他的信徒。盖斯勒与罗德斯漠视《实行》第三章里的类

²²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三四页。

似言论。他们遮掩李常受在批评基督教时,所针对的是基督教的系统,不是信徒或信仰的事实。他们无视李常受的评论,具其完整的圣经根据。对于李常受以“堕落”、“变形”形容基督教系统一事,盖斯勒与罗德斯也没有提供读者必要的上下文。反之,他们将这些辞汇断章取义,以导误的方式加以重组。最后,盖斯勒与罗德斯完全无视李常受该章信息的重点。

盖斯勒与罗德斯同为一封公开信的签署者,该信对象是水流职事站和地方召会的领导人。在该信里,他们和其他的签署者呼吁地方召会放弃李常受此类言论,然而这些言论亦被人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再度使用,与盖斯勒和罗德斯在“回应”里所作如出一辙。读过以上诸点后,读者便可明白我们何以没有轻率放弃李常受的言论。相反的,我们愿以美好的信心,率直答复这些不实的指控,并且欢迎一切合宜、有意义的对话。

对李常受言论不实的陈述 并为罗马天主教辩护

在“回应”¹一文中，盖斯勒与罗德斯从李常受所著《实行》一书其中的一章里撷取一些片断语句，冠之以“恶意中伤”和“宗教诽谤”。盖斯勒与罗德斯二人对李常受和地方召会作出不实的陈述，并明显替罗马天主教辩护，反对李常受的评论。他们写道：

李常受的《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第三章，恶意中伤今日的“罗马天主教”。……[李说]罗马天主教成了“撒但的邪灵”出没之处，“充满了各种的邪恶。恶人、恶行、恶事都栖宿在其中”。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淫妇，把面酵（表征邪恶、异端和异教之事）搀入细面”。她是“妓女之母”，是“背道的召会”。她“满了偶像”，“与神的经纶相对”，“被属魔鬼、属撒但之事所充满”。毋庸置疑的，这根本就是宗教诽谤。

盖斯勒与罗德斯之“回应”里的指控，不过是重复穗仓出版社(Harvest House Publisher)官网对李常受同一本书中的同一章，所作的相同指控。许多指控已在先前发表的文章中作过说明²，不过盖斯勒与罗德斯的“回应”，却对那些回应只字

¹ 见本书第7、8页，“回应”与《实行》的完整标题。

² 见：

- “穗仓出版社、安格堡约翰和威尔敦约翰企图将地方召会描绘为反基督徒团体：反对基督徒并反对信仰”(www.contendingforthefaith.org/libel-litigations/harvest-house-et-al/responses/Christianity/index.html)，
- “穗仓出版社书刊呼应我们对今日基督教的批评”(www.contendingforthefaith.org/libel-litigations/harvest-house-et-al/responses/Christianity/HHbksEcho.html)，

不提。这种辩证研究上的疏失，或许已经反映出他们公开的立场：他们无须对地方召会作进一步的研究³。

本书里的文章，将说明盖斯勒与罗德斯如何指控李常受批评整个基督教，以及他们自己如何批评罗马天主教⁴。本文则是为检视盖斯勒与罗德斯如何：

- 无视李常受在《实行》一书里对天主教徒的正面言论；
- 一面承认罗马天主教与邪灵有关，一面抨击李常受的类似陈述；

-
- 穗仓出版社在我们批评基督教一事上的伪善”(www.contendingforthefaith.org/libel-litigations/harvest-house-et-al/responses/Christianity/ECNRMisrepresentations.html)，
 - “穗仓出版社网站从我们论到‘基督教’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节录片段，令基督徒读者感到震惊”，以及
 - “ECNR中的错误陈述：对我们‘拒绝’基督徒和基督徒信仰的不实指控”(www.contendingforthefaith.org/libel-litigations/harvest-house-et-al/responses/Christianity/ECNRMisrepresentations)。

³ 盖斯勒与罗德斯在“回应”里辩称“基督教研究院有一个论点，因为他们对此议题作了更好、更多的研究，所以人们应当相信他们对地方召会所作正面结论。‘多’不一定是‘好’。我们要专注于议题的真正意义……。但清楚的是，真理不一定属于那些阅读更多、研究更久的人；反之，真理属于那些最能从证据推论事实的人。除此之外，在基督教研究院作出第一次研究后，实在也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如此一来，盖斯勒与罗德斯便合理地将那些直接讨论这些议题的近期文章置之不理。盖斯勒与罗德斯宣称的优秀推理能力，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他们所承认的，他们没有考量所有公开的证据。他们说没有新的证据，是很荒谬的；自七〇年代中期以来，水流职事站发行了数百本与这些议题有关的书刊。此外，盖斯勒与罗德斯的话也显示出，他们没有读过这些出版品，包括对类似评论的回应。他们不过是重复一些陈旧，在很久之前即已被驳正的论点，无视所有不符合其预设结论的证据和推论。换句话说，盖斯勒与罗德斯宣称的优秀推理能力，以及他们对另一位护教者的轻视，是没有实质根据的。

⁴ 见本册“对李常受批评基督教一事不实的陈述”及“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持之双重标准”二文。

- 反对李常受根据马太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之芥菜种的比喻,论及罗马天主教里,有恶人、恶行、恶事;
- 反对李将罗马天主教,描绘成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将面酵放入细面中的妇人,并作不实的陈述;
- 对李常受根据圣经,将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和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的耶洗别,解释成罗马天主教,作不实的陈述;
- 为罗马天主教所负背道教会之名辩护;
- 以严苛且令人遗憾的言语,定罪李常受合乎圣经的用语。

李常受对罗马天主教徒的态度

在提到盖斯勒与罗德斯的指控之前,先看看他们对李常受在《实行》里论到罗马天主教的部分,刻意规避了那些内容。正如李对基督教的评论⁵,他所批评的是基督教的系统,而非基督教里的信徒,李对罗马天主教的评论也是如此。李常受虽然批评罗马天主教的组织、系统,但对罗马天主教里的信徒,却有许多正面的谈论。例如,李常受在《实行》里说到:

我们爱所有在基督里的弟兄,也尊重他们,但我们不能同意他们所在其中的宗教系统。即使在罗马天主教里,也有许多真实的信徒,其中有些是真心寻求、虔诚的;但是罗马天主教的本身却是满了偶像。⁶

李常受评论的对象并不是天主教徒,如盖斯勒与罗德斯所言。李所反对的是罗马天主教的系统,及其不合圣经的教训和实行。盖斯勒与罗德斯没有向读者说明此一区别。相反的,他们在“回应”里说到:“即便地方召会承认在别的教会

⁵ 见本册“对李常受批评基督教一事不实的陈述”一文。

⁶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五页。

里也有真信徒,都不足以使其平反”。这话不仅模糊了重点,也遮蔽了李常受在这事上的教导。李氏表示,罗马天主教里也有“有心寻求、虔诚的”的信徒,这远远超出“承认在别的教会里也有真信徒”的说法。此外,李常受表明他爱这些信徒,并且尊重他们⁷。当李常受讲说在罗马天主教里,也有“有心寻求、虔诚的”的信徒时,他在信徒(有心寻求、虔诚的,也是我们该爱护并且尊重的)与系统之间,作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不仅如此,李常受不只是“承认”,如盖斯勒与罗德斯所指⁸,而是主动说明一个事实,以描绘他所批评的内容是什么,他所没有批评的又是什么;或者更准确的说,他所没有批评的是谁。盖斯勒与罗德斯隐瞒这个重要的区别,是难辞其咎的。

尽管盖斯勒与罗德斯刻意忽视这点,但其他的人——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却看出李常受教导里的这个区别。底特律梅尔希大学(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宗教研究学教授,耶稣会沙礼巴神父(John Saliba),就留意到这个区别,和其重要性。沙礼巴作证说:

⁷ 李常受虽批评天主教的系统,却多次称赞天主教作者。他常提到奥古斯丁,有时也提到亚奎那(Aquinas)。芬乃伦(Francois Fenelon)与盖恩夫人(Jeanne Marie Guyon)(虽带有保留)也是实例。李常受肯定他们著作中健全、有益的部分,却留意提防其禁欲主义、崇拜马利亚、点蜡烛拜偶像等部分。人称劳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的尼古拉斯神父(Herman Lawrence Nicholas)所著《与神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一书,在地方召会中也广为人知。此仅其中之一例。

⁸ 李常受和地方召会不仅承认,更是经常肯定,所有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里的真信徒,同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从起头就领悟,尽管有分裂、组织和传统,但还有许多真基督徒四散在这些分裂中。我们看见主的身体包括了所有这些真信徒。甚至在天主教里,也有许多真信徒。我们认为他们也是召会的肢体,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我们开始自己聚会,另一面我们完全知道,四散在天主教和更正教各宗派的真信徒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承认他们,并且爱他们。我们看见主的身体,神的召会,不仅包括我们,也包括所有的真信徒,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李常受,长老训练第四册,

……首先，因为李常受的话题并非反复地绕着罗马天主教会打转。不像电视上那些福音派人士那样。所以，这只是偶尔为之的，而且，我记得他曾说过一句话：“对每个人都要爱，基督徒也好、罗马天主教徒也好”。所以说，至少，李常受虽然在解释启示录时反对我的教会，但是他并不恨我。⁹

沙礼巴的客观性，是“回应”所缺如的。如沙礼巴所言，李常受并不是专攻批评罗马天主教。沙礼巴也表示，李常受对罗马天主教的立场，是典型更正教的立场，对启示录十七章的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¹⁰。李常受虽对罗马天主教或基督教系统偶有批评，他的职事却另有重心，主要论到基督的丰富，以及经历基督作生命，为着产生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如下文所示，李常受在批评罗马天主教时，他的评论都是以圣经为根据，并且以其职事的重心为前提。这些事实也被盖斯勒与罗德斯所刻意忽略。

称邪灵栖宿于基督教国大树的圣经根据

盖斯勒与罗德斯表示，李常受在《实行》里称“罗马天主教成了‘撒但的邪灵’充斥其间”，“充斥其间”一语是他们擅自添上的。事实上，在盖斯勒与罗德斯抨击的《实行》第三章里，“撒但的邪灵”一辞并非单指罗马天主教。这辞是指那些栖宿在基督教国大树上的“飞鸟”（太十三31-32）。基督教国是一个含意极广的辞，包括整个组织的宗教系统，也包括挂名的基督徒在内。李常受说：

《关于主恢复的实行其他几件要紧的事》，一三八至一三九页）。

⁹ 沙礼巴(John A. Saliba), “约翰沙礼巴博士证词”, 《关于李常受与地方教会的专家证词》, 一〇一页。尽管沙礼巴的言论在一九八五年就已成为公开纪录, 盖斯勒与罗德斯似乎完全不察。这也是我们无法接受他们断称无须对地方召会作进一步研究的原因。

¹⁰ 沙礼巴, “约翰沙礼巴博士证词”, 《关于李常受与地方教会的专家证词》, 一〇〇页。

马太十三章另一个比喻描写今日的基督教国像一棵枝条粗大的大树, 成了飞鸟栖宿之处(太十三31~32)。这是芥菜种的比喻。芥菜是一年生的菜蔬, 表示召会该像菜蔬一样生产食物, 却成了树, 成了飞鸟栖宿之处, 其性质和功用都变了。飞鸟是指撒但的邪灵, 和邪灵所煽惑的恶人和恶事(太十三4、19)。他们栖宿在大树的枝条上, 就是基督教国的事业里。¹¹

接着李常受以天主教为例, 说明隐藏在整個基督教国里的恶事。李氏并未称罗马天主教有撒但邪灵充斥其间, 他乃是说整个基督教国这棵大树的许多枝条上, 有“飞鸟”、“撒但的邪灵”栖宿并煽惑。其间还有些人被煽惑“否认主的复活和圣经中一切的神迹”¹²和许多其他的事。盖斯勒与罗德斯无法反对一个事实, 就是在基督教国的事业里, 人们普遍否定许多宝贵的真理, 这事是出于邪灵的煽惑。我们若按上下文解读李常受的话, 即可明白盖斯勒与罗德斯严重地误述李常受的教导。

尽管盖斯勒与罗德斯或许对马太十三章里芥菜种的比喻, 持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们应该清楚, 李常受并不是唯一作此解释的人¹³。举例而言, 彭伯(G. H. Pember)在说到这个比喻时表示:

¹¹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三至二四页。

¹²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三页。

¹³ 李常受对此一比喻的解释,基本上与许多圣经教师的解释相同,包括: 达秘, 郭维德, 范恩, 宾克, 摩根, 朗恩, 罗斯, 薛弗, 洛克耶, 沃福德, 史崔斯和司德曼(Ray Stedman)。

¹⁴ 彭伯(G. H. Pember),《历世以来论到召会之大预言》(*The Great Prophecies of the Centuries Concerning the Church*)(Miami Springs, FL: Conley & Schoettle Publishing, 1984),第四册,341页。彭伯在这个段落里,将“飞鸟”的身分,联于马太十三章的第一个比喻。在解释第一个比喻时,彭伯表示“飞鸟”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和灵”和“那些永远儆醒的撒但使者,空中无数的灵”(291至292页)。彭伯对“飞鸟”的描述,与李常受的发表“撒但的邪

芥菜种要变成一棵树,就必须比一年生的植物——也就是它原初所是的,更深地向地里扎根,因而变成一个常年生的植物,并长出粗大的枝条。这样天空的飞鸟,也就是在第一个比喻中将好种吃尽的,才得栖宿在它的荫下。¹⁴

关于这个比喻的解释,麦子也代表基督撒在世界里的种子和教训,从其中长出有名无实的召会:这种不自然的生长表示,主的教训将会随时间遭人丢弃,这个预言已经明显的应验了。¹⁵

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罗德斯的母校,也是盖斯勒曾任教之处)创办人薛弗(Lewis Sperry Chaffer),也将该比喻消极地解释为基督教国:

在第三个比喻里,基督以芥菜种和大树为例阐述真理。历史再次印证这个比喻所教导的。在初期时相当微小的召会,只是在人数上超出比例地发展,而包含了整个挂名的基督教国。现在这棵大树甚至为天空的飞鸟提供了藏身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个比喻里,是这个飞鸟夺去了好种。¹⁶

主在解释撒种者的比喻时,说到飞鸟将种子吃尽一事表示:“凡听见国度之道不领悟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太十三19)。将基督教国这棵大树枝条上的飞鸟,解释成那恶者——撒但的使者,不是绝无仅有。

相反于盖斯勒与罗德斯刻意的描述,李常受对此比喻的应用,与马太十三章的上下文完全一致,也与其他知名的基督教教师一致¹⁷。在“回应”里,盖斯勒与罗德斯丝毫不提李

灵”相似。

¹⁵ 彭伯,《历世以来论到召会之大预言》,第四册,342页。

¹⁶ 薛弗,《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第四册,基督论(Dallas, TX: Dallas Seminary Press, 1948),352页。亦见洛克尔,《圣经中的比喻》(*All the Parables of the Bible*)(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63),186-189页。

¹⁷ 见注13。

常受提到“撒但的邪灵”这辞时,是在教导圣经;在马太十三章四节和十九节里,是主自己将飞鸟称作撒但的使者。

盖斯勒与罗德斯的指控,也与罗德斯本人的文章矛盾不一。罗德斯认为罗马天主教与通灵术的秘教实行有关,形容这是与非人类的灵体接触,可能会招致鬼附¹⁸。罗德斯将罗马天主教与邪灵连在一起。他与合著者盖斯勒,却对李常受将马太十三章三十二节的飞鸟解释成撒但的邪灵,佯装愤怒。

恶人、恶事、恶行

盖斯勒与罗德斯也对李常受称罗马天主教“充满了各种的邪恶。恶人、恶行、恶事都栖宿在其中”¹⁹一语表示反对。他们的反对实在令人生奇,因为他们自己都将罗马天主教与恶事、恶行连在一起,如本书另文所示²⁰。盖斯勒反对人敬拜马利亚,认为这是“实行异端”,“与敬拜神无异”²¹,并且会“招来崇拜圣母马利亚的指责,而崇拜圣母马利亚就是拜偶像”²²。盖斯勒也说,现今在罗马天主教中,有许多源

¹⁸ 罗德斯,《你可以对一位天主教徒所说十件最重要的事》(*The 10 Most Important Things You Can Say to a Catholic*)(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 2002), 106页;罗德斯,《以圣经与天主教徒论理》(*Reasoning from the Scriptures with Catholics*)(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 2000), 241页;罗德斯,《简易版:邪教及新宗教指南》(*Find It Quick: Handbook on Cults & New Religions*)(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 2005), 143页, 182-186页, 参278页, 第八十七条“不信者是会被鬼附的”。见本书“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持之双重标准”一文里,对罗德斯的教导有更完整的说明。

¹⁹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四页。

²⁰ 见本书“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持之双重标准”一文。

²¹ 盖斯勒与贝坦克(Joshua M. Betancourt),《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对罗马天主教所言的省思》(*Is Rome the True Churc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Roman Catholic Claim*)(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2008), 181页。

²² 盖斯勒与麦坎锡(Ralph E. MacKenzie),《罗马天主教与福音派基督教的同异》(*Roman Catholics and Evangelicals: 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95), 322页。在下一段里,盖斯勒表示

自异教的实行和教导²³。罗德斯将罗马天主教炼狱的教导与招灵连在一起，他视后者为秘教实行的通灵术²⁴。拜偶像、异教实行、招灵、通灵术、鬼附，这些事当然可被视为恶行与恶事。盖斯勒与罗德斯何以反对李常受论到罗马天主教的教导，确实令人不解。

历史证明李常受的说法是正确的。虽然罗马天主教里有许多真正寻求的信徒，但在那个庞大的组织里，确实有许多恶人、恶行、恶事，及黑暗之处。盖斯勒与罗德斯是否忘了宗教改革时期前后所发生的事，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和胡格诺派(Huguenots)大屠杀——那些恶人所行的恶事。教会历史学家米勒安德烈(Andrew Miller)在论到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被屠杀时写道：

当时，从教皇至罗马天主教徒，都向天举手，为荣耀的胜利感谢神！这个消息使得罗马城欣喜万分。报好消息的人得到了一千元金币为赏金。教皇下令圣安琪诺古堡鸣炮宣告禧年，并且打造奖牌，作为纪念。²⁵

盖斯勒与罗德斯也无法对当前罗马天主教里的国际丑闻，不是出于“恶人”自圆其说。罗马天主教圣品阶级刻意掩盖罪行，以保护罗马天主教的“声誉”，显示其黑暗是何等的深。这些丑闻的本身足以使理性的人承认，罗马天主教里确实有恶人、恶行、恶事。这里提出的历史事件和当前事件，不过是为罗马天主教历世历代以来公认的恶行，略举数例。

不过，李常受论到罗马天主教里有恶事，并不是根据他

“……在实行上，〔他们〕对马利亚的崇拜，与对基督的崇拜没有什么差别。”

²³ 盖斯勒与贝坦克，《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对罗马天主教所言的省思》，181页。

²⁴ 罗德斯，《你可以对一位天主教徒所说十件最重要的事》，106页。同样的话也出现在罗德斯，《以圣经与天主教徒论理》，241页。

²⁵ 米勒安德烈(Andrew Miller)，《米勒的教会史》(Miller's Church History: From the First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 Glasgow: Pickering & Inglis, 1963)，959页。

的意见、历史、或是观察。他的言论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在《实行》里，李在讲完天主教里的邪恶后，说到这个教导的根据，就是妇人将面酵藏于细面里的比喻(太十三33)。他将比喻里的女人与旧约的耶洗别(启二20,王上二一25)并提，并说耶洗别和比喻中将邪恶、异端之事(面酵)掺入基督的事(细面)的女人，都表征罗马天主教。

把面酵掺入细面的妇人

李常受对于罗马天主教的批评，主要是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酵的比喻，盖斯勒与罗德斯向读者隐瞒这个事实。他们直说李常受指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淫妇，把面酵(表征邪恶、异端和异教之事)掺入细面”。在断章取义的情形下，这话似乎既粗鲁又无据。但其上下原文是：

另一个描写基督教国光景的比喻是妇人放面酵在细面里的比喻(太十三33~35)。主在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所预言的这妇人，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也提起。她是由旧约的耶洗别所预表，由罗马天主教所应验。罗马天主教成了这样一个淫妇，把面酵(表征邪恶、异端和异教之事)掺入细面(表征基督作满足神与人的素祭)里。天主教接受了许多异教的作法。²⁶

很明显的，李常受是在教导圣经，他的教导引用了圣经中多处相隔甚远的经文。请以李常受对马太十三章面酵比喻的教导，来看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所说的话：

你们夸口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么？你们要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林前五6~8)。

²⁶ 李常受，《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二四页。

尽管不同学派对面酵的比喻有不同的解释,但有许多有地位的圣经教师,作出与李常受类似的解释²⁷。所以盖斯勒与罗德斯不该大惊小怪,也不该让读者以为,这是李常受独特的解经。关于面酵的比喻,司可福教导:

这个表号在圣经里有一个固定的意义,面酵是一种暗中运行的腐败力量,总是用来指不好的事物……主将其定义为邪恶的教训(太十六11、12,可八15)。相反的,细面是馨香的祭物之一(利二1~3),并且是祭司的食物(利六15~17)。妇人,在负面的意义上,总是表征宗教上的僭越(见亚五6注)。在推雅推喇有妇人的教训(参启二20与启十七1~6)。以这些相近的表号来解释这个比喻时,说出一个警告:赐给国度子民作为滋养的真教训(太四4,提前四6,彼前二2),将会被腐败和败坏人的假教训掺入,并且是背道的教会所为(提前四1~3,提后二17、18,四3、4,彼后二1~3)。²⁸

司可福在别处清楚说明,这个背道的召会就是罗马天主教²⁹。他也将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里淫乱的耶洗别联于罗马天主教³⁰。司可福在这事上的教导与李常受的教导无异,然而盖斯勒与罗德斯却煽动人反对李常受,并指控李常受严苛及恶意中伤。然而,我们却查不出,盖斯勒与罗德斯曾经指控司

²⁷ 李常受在面酵比喻上的教导,与许多可敬的解经家观点一致,包括:达秘、郭维德、司可福、范恩、朗恩、宾克、摩根、罗斯、薛弗、洛克耶、史崔斯,以及沃福德。其中许多人亦将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面酵比喻里的妇人,与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的耶洗别并论。

²⁸ 司可福,《司可福圣经》(*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1016页注3。

²⁹ 司可福,《司可福圣经》,1346页注1。“……教会的巴比伦,就是由罗马教廷所率领的背道的基督敎国……巴比伦的教会是‘大妓女’(启十七1)……”

³⁰ 司可福,《司可福圣经》,1331页注3。“耶洗别如何将拜偶像带进以色列国,罗马天主教也使基督敎义与异教仪式联姻”。

可福——或其他许多持类似解释的人³¹——诽谤或恶意中伤。

讽刺的是，盖斯勒似乎又在别处支持这种解释。盖斯勒声称罗马天主教是由四件事物组成：基督教基本真理，源自罗马帝国的圣品阶级制度，旧约犹太教的仪式，以及大量出乎异敎的事物³²。在盖斯勒所列的事物中，基督教基本真理相当于比喻里的细面，而其他三项——圣品阶级、仪式和异敎之事，则相当于面酵。盖斯勒称罗马天主教是由圣经真理，圣品阶级，仪式和异敎之事混合而成，与李常受教导罗马天主教是一个妇人把面酵（邪恶、异端和异敎之事）掺入细面（作素祭的基督）极其相似，这不禁令人怀疑盖斯勒与罗德斯就这事猛烈攻击李常受的动机³³何在。盖斯勒与罗德斯攻击李常受基于圣经对天主教所作的评论，这使他们的立场十分难解，仿佛他们是在为罗马天主教辩护，然而这些事又正是他们在别处所指责过的。

天主教乃是启示录里奥秘的巴比伦与耶洗别

盖斯勒与罗德斯进一步对李常受称罗马天主教为“妓女之母”和“背道的召会”一事进行评论。然而，一如往常地，他们没有提到李常受说到这些事的内容是在教导圣经。“妓女之母”一辞出自启示录十七章五节：“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李常受用的既是圣经的辞汇，盖斯勒与罗德斯所反对的就该是辞汇的本身。反之，他们所反对的应该是将罗马天主教与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相提并论。然而，许多有地位的的基督敎师与

³¹ 见注27。

³² 盖斯勒与贝坦克，《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敎会？对罗马天主教所言的省思》，184页：

当前的罗马天主教，整体而论，由四个元素混合而成：(1) 基督教基本核心敎义，(2) 罗马天主教圣品阶级（借自衰微的罗马帝国），(3) 犹太敎的外在仪式（借自旧约），和(4) 大量异敎的内容与实行。

³³ 见本书“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持之双重标准”一文，有更完整的解释。

李常受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启示录十七章里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天主教³⁴。甚至许多教导启示录十七章里的巴比伦是世界宗教总体的人,也同意罗马天主教若不是深涉其中,就是这个总体的领导者。薛弗说道:

启示录十七章说到罗马教会终极的权势,以及必要面临的审判。³⁵

他更明确地阐述:

启示录里的两个“巴比伦”是有分别的:教会的巴比伦,就是背道的基督教国,由教皇所率领;政治的巴比伦,就是兽所统治的联合帝国,是外邦世界政权的最终形式。教会的巴比伦就是“大妓女”(启十七1)……³⁶

不仅仅是薛弗以“背道”一辞来形容罗马天主教,并以启示录十七章一节的“大妓女”,称呼天主教率领之教会的巴比伦。盖斯勒与罗德斯应该知道,有许多其他有地位的基督教教师也教导同样的事。在上述两段引文中间,薛弗大量引用欧得曼(Ford C.Ottman, *Unfolding of the Ages*, 378-84页)和司布真的话,来支持他的论点。李常受在类似语汇的使用上,并没有越过这些教师和圣经的范围。

李常受在《实行》一书里,提到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如彭伯的《大预言》,希斯洛(Alexandar Hislop)的《两个巴比伦》,以及英国弟兄会的作者们。盖斯勒与罗德斯向读者隐瞒这些实情。人们可对启示录十七章里的预言,作不同的解释,但是盖斯勒与罗德斯从许多持相同圣经观点的基督

³⁴ 将启示录十七章之奥秘大巴比伦,解释为罗马天主教的人还有:丁道尔、胡斯、路德、诺克斯、卫斯理、吉尔、巴奈斯、兰奇、达秘、米勒安德烈、彭伯、郭维德、杰梅森、福斯特、布朗、司布真、贺治、艾伦瑟、司可福、加布列、罗斯、纽威尔、薛弗、塔博德、史崔斯、安葛、沃福德、威尔森、克斯威和巴恩浩。

³⁵ 薛弗,《系统神学》,第四册,354页。

³⁶ 薛弗,《系统神学》,第四册,358页。

教教师中,将李常受单独挑出,指责他偏离正轨,这种作法是不诚实的。

李常受根据使徒约翰写给推雅推喇召会的书信(启二18~19),称罗马天主教为“淫妇”,在那里有一个名为耶洗别的妇人,“自称是女申言者……教导我的奴仆,引诱他们行淫乱,并吃祭偶像之物”(20节)。在圣经里,神的子民蒙召作贞洁的新妇(林后十一2),神的子民若拜了偶像,就是淫乱或奸淫(耶二11、19~20,民二五1~3)。在旧约里,毫无疑问的,耶洗别(王上十六31,十九1~2,二一23、25~26,王下九7)使以色列人因这些事受神的审判。启示录二章说到一个淫妇——新约的耶洗别。盖斯勒与罗德斯避开不提这妇人的身分,但这妇人的身分是解释启示录二、三章和其他相关圣经经节的关键。李常受直言这妇人就是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里的妇人,以及启示录十七章里的大妓女:

这里的妇人,就是主在太十三33所预言,那把面酵(表征邪恶、异端、异教的事物)加在细面(表征基督是满足神和人的素祭)里的妇人;这妇人也就是启示录十七章里那将可憎之物与神圣事物混杂的大妓女。亚哈的异教妻子耶洗别,乃是这背道召会的预表。³⁷

关于启示录里的推雅推喇召会,李常受将其视为罗马天主教员的预表:

原文意香的祭祀,或,不断的祭祀。就表号说,在推雅推喇的召会预表罗马教,就是在第六世纪后期,因普世教皇制度的建立,所形成完全背道的召会。这背道的召会满了祭祀,她不止息的弥撒就是证明。³⁸

许多人认为,启示录里写给七处召会的书信,虽然是写给当时在小亚西亚的地方召会,却预言了召会从初期(以弗

³⁷ 李常受,《圣经恢复本》,启二20注3。

³⁸ 李常受,《圣经恢复本》,启二18注1。

所)到主回来时,所历经的不同阶段³⁹,李常受并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论到推雅推喇是罗马天主教的预表时,米勒安德烈表示:

在推雅推喇,我们有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像耶洗别一样,行一切的恶事,并在热心宗教的外衣下,逼迫神的圣徒……。时间——从天主教的成立一直到主的再来。它一直持续到末期,而黑暗时期则为其代表。⁴⁰

薛弗⁴¹、司可福⁴²、彭伯⁴³、倪柝声⁴⁴和许多其他的人⁴⁵,都曾以预言的性质,或以一般的方式来看七处召会的身分,或以专特的方式来看推雅推喇(耶洗别)的身分。事实上,倪柝声说:

我们在这里注意什么是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妇人。启示录十七章的妇人是指着罗马教说的。马太十三章的妇人拿面酵来藏在三斗面里(33),又是罗马教。顶自然的,这里的妇人也是代表罗马教。⁴⁶

盖斯勒与罗德斯对实质的解经议题一字未提,仅从李常受的教导中断章取义,煽动读者,置真理于不顾。

³⁹ 维多理诺(Victorinus)、天主教学者约雅斤(Joachim)、吉尔·波力(Mathem Poole)、达秘、克理(William Kelly)、米勒安德烈、彭伯、摩根、葛兰特(F. W. Grant)、宣信(A. B. Simpson)、赛斯(Joseph A. Seiss)、司可福、加布列、纽威尔、艾伦瑟、塔博德、欧得曼、沃福德、潘杰德(J. Dwight Pentecost)、史崔斯、巴恩浩、麦基(J. Vernon McGee)和克斯威等等。

⁴⁰ 米勒安德烈,《米勒的教会史》,5页。

⁴¹ 薛弗,《系统神学》,第四册,353页。

⁴² 司可福,《司可福圣经》,1331页注3。

⁴³ 彭伯,《历世以来论到召会之大预言》,第四册,494-649页。

⁴⁴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四十七册——教会的正统与权柄与顺服》,三至一〇〇页。

⁴⁵ 见本书“对李常受批评基督教一事不实的陈述”一文。

⁴⁶ 倪柝声,《倪柝声文集第四十七册——教会的正统与权柄与顺服》,四七页。

背道的教会

盖斯勒与罗德斯指控,李常受称罗马天主教为背道的教会,乃是严苛及诽谤。然而,前述几位知名的基督敎学者也同样认为并称呼罗马天主教为背道的教会。甚至盖斯勒与罗德斯的一些盟友也持此一观点。⁴⁷

盖斯勒说到罗马天主教里有三项外来的元素——圣品阶级、仪式和异敎之事——这事本身就足以将罗马天主教定为背道。盖斯勒也批评罗马天主教里许多主要的敎训,不仅不合乎圣经,更违反福音的重要原则。他进一步地称崇拜马利亚的实行为拜偶像。若有人将盖斯勒对罗马天主教的指控加在一起,结论就是背道。然而他和罗德斯两人却因李常受明言罗马天主教背道,而加以攻击。

如前所述,司可福亦曾使用“背道”一辞,来描述罗马天主教。薛弗在其《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⁴⁸一书中,也引用欧得曼论到罗马天主教末期光景的一段话:

这种光景在我们的主带着真正的教会回来之前,必会在背道的教会里显明出来。它的特征,尤其见于其教会系统,就是今日的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会存留到那时,但会比从前更为背道。这里提到的就是在罗马天主教历史中,被普遍认定的特征。⁴⁹

别以为只有过去的基督敎教师,才称罗马天主教为背道;请见麦亚瑟(John MacArthur)的说法:

天主教宣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敎”是违背良知的。我们回顾罗马天主教四百五十年的历史,还伸出双手拥

⁴⁷ 见本书“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持之双重标准”一文。

⁴⁸ 薛弗,《系统神学》,第四册,354页。

⁴⁹ 欧得曼(Ford C. Ottman),《约翰启示录中的时代揭秘》(*Unfolding of the Ages in the Revelation of John*)(New York: Baker & Taylor, 1905),378页。网上可见本书全文 books.google.com/books?id=YKHf8xadOpIC。

抱天主教系统时——我想我们必须诚实地说,这不只是一班离谱的弟兄们,而是一个背道的基督教。它是一个伪装的宗教。它是另一个宗教。⁵⁰

在同组讨论中,司包尔(R. C. Sproul)响应麦亚瑟的感觉,他说到:

有人在传另一个福音。当天主教定罪新教徒传扬因信称义时,我相信天主教在否认因信称义的同时,带来神对他们的否认。我同意他[麦亚瑟]的说法,天主教的组织是背道的。⁵¹

麦亚瑟和司包尔均在福音派中间享誉盛名。盖斯勒与罗德斯将李常受对天主教的批评单独挑出,无视其他同样称罗马天主教背道之福音派教师的声​​音,是另一个扭曲护教的实例。

结 论

李常受关乎罗马天主教的论点,有扎实的圣经基础,也有自改教以来许多基督教教师观点的佐证。盖斯勒与罗德斯却隐瞒这些真相,将李合乎圣经的教导批为“严苛”、“恶意中伤”及“诽谤”。

尽管李常受论到罗马天主教,和圣经一样,使用了强烈、直率的辞汇,但这不是他职事的主要内容,也不是他信息的中心。相反的,他的职事着重于关键的真理,论到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神经纶里的一切,好成为祂所拣选并救赎之子民的

⁵⁰ 麦亚瑟(John MacArthur)、《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如今看法一致?》(*Do Roman Catholics and Evangelical Protestant Now Agree?*),信仰辨正(Defending the Faith),第四册,(Chattanooga, TN: Ankerberg Th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95),14页。该文是麦亚瑟、司包尔、肯乃迪(D. James Kennedy)、安格堡小组讨论的听抄稿。这四位参加者无一反对罗马天主教背道的特征。

⁵¹ 司包尔(R. C. Sproul),《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如今看法一致?》,信仰辨正,第四册,16页。

一切，以产生召会，在今世作基督的身体，并作为终极的完成，在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神与人相互的居所。

然而，有时因着需要和解经之故，李常受确实必须对罗马天主教的光景，和它在圣经启示中的地位，说一些强烈、率直、健康的话。若不这么作，就是不忠信。主自己也常说一些直率、锋利的話(如马太十二25~37,十六1~12,二三1~36)。祂的仆人不能对这些经文置之不理，也不能不忠心地重复主的评断。李常受的这些话，主要是向着在地方召会里的人所讲，警告他们不追求基督，或是实行召会生活却没有基督的实际，所可能导致的危险。李常受的话既不是毫无根据，也没有不合式之处，更没有盖斯勒与罗德斯所言的诽谤或恶意中伤。

盖斯勒与罗德斯可以不同意李常受对这些经文所作的解释，但他们规避在评论里提及与真理有关的事。相反的，他们以不诚实的辩证手法，从《实行》里摘出一些片段，再以煽动的方式将这些“引述”放在一起，激动读者反对李常受和地方召会。他们挥舞着“恶意中伤”和“诽谤”的字眼，却提不出任何的根据。至于李常受是在解释圣经预言，而他的解经在历史上多有先例，这件事他们只字不提。有些甚至是主亲自讲论的预言。这些都是神圣言的一部分。盖斯勒与罗德斯从李常受的解经中，断章取义地抽出他的说法，使读者没有机会在圣经的光中，亲自检视这些议题。这种作法形同拦阻主借着祂的话向读者说话的机会，也剥夺了读者思考神对祂召会光景估量的机会。

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持之双重标准

盖斯勒与罗德斯在“回应”¹一文里,以双重的标准,对李常受在《实行》第三章里的言论,作出煽动的指控¹。他们定罪李常受关于罗马天主教的言论,但在他们自己的著作里,也有类似关于罗马天主教的讲论。不仅如此,他们的友人也发表相似、甚至作出更强烈的言论。真理辨正网站(www.contendingforthefait.org 英文版)已对这类指控多有说明,他们无视这些回应²。盖斯勒与罗德斯说道:

李常受的《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第三章,恶意中伤“今日的罗马天主教”。……[李表示]罗马天主教成了“撒但的邪灵”出没之处,“充满了各种的邪恶。恶人、恶行、恶事都栖宿在其中”。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淫妇,把面酵(表征邪恶、异端和异教之事)掺入细面”。她是“妓女之母”,是“背道的召会”。她“满了偶像”,“与神的经纶相对”,“被属鬼魔、属撒但之事所充满”。若有任何理由构成宗教诽谤,这必定是其中之一。³

¹ 见本书八页,“回应”与《实行》的完整标题。

² 由李常受数百本著作,数千篇信息中选出来的这一段文字,正好是穗仓出版社网站上类似攻击主题所引用的同一篇。盖斯勒曾协助穗仓出版社和其作者安格堡、威尔敦,为其出版品辩护,因此他应该对穗仓出版社的批评,和contendingforthefait.org网站的回应略知一二,这些文章已对穗仓出版社的类似指控提出回应,并对类似议题进行说明。盖斯勒与罗德斯无视该回应,为了他们特定的目的,片断地把李常受的文字拼凑在一起。其作法与穗仓如出一辙。

³ 李常受严词批评罗马天主教的事实,并不表示盖斯勒与罗德斯恶意中伤与诽谤的指控有其根据。人云,“真理是对诽谤的唯一辩护”。换言之,若所言是真,就不能算是恶意中伤或毁谤。盖斯勒与罗德斯既然指控李常受恶意中伤及诽谤,他们就有责任查验李常受言论的真理性。他们没有这么作。相反的,“回应”所有的只是空泛的指控与耸动的言词。

盖斯勒与罗德斯强烈反对的主题，主要是《实行》⁴一书中的一些片断。他们摘录出一些断简残篇，加上一大堆的评论，以一种耸人听闻、失衡且不准确的观点，陈述李常受的教导。不仅如此，基于下列各点，这种的评论根本是不实的：

- 改教人士和新教对罗马天主教的强烈批评
- 罗德斯也曾以类似的恶事责斥罗马天主教
- 盖斯勒对罗马天主教的批评
- 盖斯勒与罗德斯的友人论及罗马天主教的强烈言论

盖斯勒与罗德斯不仅拼凑一些断章取义的文句，不公地处理李常受的言论；在处理罗马天主教的基本争议时，也明显地持双重标准。

新教对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立场

李常受对罗马天主教的批评，与改教以来⁵的新教教师相比，温和许多。路德(Martin Luther)表态反对罗马天主教后，在他最早的作品中，有一篇名为“巴比伦所掳的教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的论文。标题本身即已将罗马天主教与巴比伦画上等号，这个观点对盖斯勒与罗德斯而言显然是严苛、令人遗憾、恶意中伤，必须加以拒绝的。在这篇论文里，路德说：

在听过并读过这些自大的蠢蛋，熟练地为着维护偶像的巧言如簧之后(我的心思对这些事物并非完全不能接受)，我现在确定，自教皇以下就是巴比伦国，就是宁鼠的爪牙……⁶

⁴ 见本册“对李常受言论不实的陈述并为罗马天主教辩护”一文，详细说明他们如何以错误的方式引述摘录。

⁵ 本文仅对此事作简要说明。更完整的陈明，请参考“对基督敎合乎圣经的评论——精选参考书目及其作者简历”。

⁶ 路德(Martin Luther)，“巴比伦所掳的教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路德刻意用“自大的蠢蛋”这个贬义词来形容他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居地位权柄的人。这里的“偶像”指的是教皇本人。路德在多处对罗马天主教的批评，都比李常受强烈许多。路德说，如果敌基督就是教皇，那他对罗马天主教的邪恶就不再多论了。他也说罗马天主教是“小偷的淫窟……比所有的妓院都可耻”，并认为罗马天主教可以撒但为其教皇⁷。路德并不是唯一严辞抨击天主教的人。和他一样的还有加尔文、诺克斯(John Knox)和卫斯理(John Wesley)⁸。盖斯勒与罗德斯却从未攻击这些教师恶意中伤或诽谤。事实上，罗德斯还引用路德和路德对天主教的批评，作为正面范例，鼓励今天的信徒要为着福音的真理站住：

作为基督徒，我们蒙召用“据实以告”为信仰争辩。让我们这样来看，若是路德马丁没有对罗马天主教据实以告，我们会有改教运动吗？不会的。路德看见有人偏离

the Church),《三篇论文》(*Three Treatis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57), 124页。

⁷ 路德，“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三篇论文》(*Three Treatis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57), 268至269页。

⁸ 见例：路德，“致日耳曼贵族信徒公开书”(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及“巴比伦所掳的教会”，《三篇论文》(*Three Treatis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57), 124页，及其他许多参考著作。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第二册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2), 314-315页。加尔文，《加尔文神学论文》(*Calvin: Theological Treatises*) 雷德(J. K. S. Reid)编辑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4), 90-91页。加尔文，《约翰福音评注》(*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第一册，普林格(William Pringle)译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81), 约八43-45。诺克斯，“反对女皇统治的第一炮”(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诺克斯文选》(*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Knox: Public Epistles, Treatises, and Expositions to the Year 1559*) (Dallas, TX: Kevin Reed, Presbyterian Heritage Publications, 1995)，见 www.swrb.com/newslett/actualNLS/firblast.htm。卫斯理，“启示录十七章”(Revelation 17)《卫斯理圣经注解》(*John Wesley's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Whole Bible*)，见 wes.biblecommenter.com/revelation/17.htm。

了“那信仰”，他就为信仰争辩。我们必须跟从路德的榜样。⁹

盖斯勒与罗德斯若真心反对他们视为恶意中伤的言论，就必须对路德、其他改教者和许多跟从他们，强烈批评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教师¹⁰，作出同样的定罪。罗德斯非但没有定罪路德，反而称赞路德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立场，无视其用语是否“严苛且令人遗憾”。

李常受在《实行》里所写的，与盖斯勒与罗德斯相比，更符合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传统立场。事实上，与其他有地位的基督教教师相比，李常受的言论相形失色。

⁹ 罗德斯，《美国邪教活动》(*The Culting of America*) (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4), 221 页。

¹⁰ 见例：贺治，《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第三册，(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9), 813, 817, 822, 832 页。欧文(John Owen)，“第十五篇：罗马教会偶像大观”(Sermon XV. The chamber of imagery in the church of Rome laid open)《欧文讲道集》(*The Sermons of John Owen*)，www.ccel.org/ccel/owen/sermons.ii.xv.ii.html。波特奈(Lorraine Boettner)，《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1964), 459 页。马金多(C. H. Mackintosh)，《马金多的宝藏》(*The Mackintosh Treasury*)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76), 814 页。梅尔(F. B. Meyer)，《圣经中的伟大经文》(*Great Verses through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77), 467-468 页。艾伦瑟，《启示录讲章》(*Lectures on the Revelation*)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920, 1973), 55-56, 57, 299, 305-306 页。巴恩浩，《启示录：神末了的话》(*Revelation: God's Last Wor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1, 1982), 324-325 页。达秘，《圣经略解》(*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卷五：歌罗西至启示录 (Kingston-on-Thames: Stow Hill Bible and Tract Depot, 1965), 412 页。克斯威，《启示录解经讲章》(*Expository Sermons on Revelation*) 卷四：启示录十一至十七章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2, 1980), 182, 186 页。司布真，《司布真圣经》(*Spurgeon's Devotional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64, 1975), 769, 770, 771 页。沃福德，《耶稣基督的启示》(*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Chicago: Moody Press, 1966), 245-246 页。见本册“对基督教合乎圣经的评论——精选参考书目及其作者简历”一文。

罗德斯批评天主教中秘教的实行

“回应”一文虽猛烈攻击李常受论到罗马天主教的用语，该文作者却写过类似的批评。在《你和天主教徒对话中十件最重要的事》(*The 10 Most Important Things You Can Say to a Catholic*)里，罗德斯认为罗马天主教炼狱的教导和其对天主教徒的实际影响，与秘教、显灵、招灵无异。论到这事，罗德斯说：

研究人员安格堡(John Ankerberg)与威尔敦(John Welton)指出，炼狱的教导与秘教有关。他们观察到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里，有许多死人显灵的传说……¹¹

引述完安格堡和威尔敦的话后，罗德斯结论：

这根本就是招灵。所有形式的招灵，在神看都是可憎的罪。¹²

在《快速搜寻：邪教及新宗教指南》(*Find It Quick: Handbook on Cults & New Religions*)一书里，罗德斯解释招灵的邪恶。他再次称招灵为“可憎的罪”，并且进一步的认为它与通灵——秘教——无异。他形容这是试图与“亡灵”或“其他非人类的灵体”交流。然后下结论说：招灵的危险之一是鬼附。¹³罗德斯表示，秘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

……他们使人与超自然的力量、异常的事物或邪恶的能力接触……秘教有多种形式，但多半包括灵魂出体、降灵、观落阴、招灵(或称通灵)的实行……¹⁴

罗德斯认为天主教的显灵，也是与灵体接触的形式之

¹¹ 罗德斯，《你和天主教徒对话中十件最重要的事》，106页。同样的句子也出现在罗德斯的《本于圣经与天主教相辩》，241页。

¹² 同前注。

¹³ 罗德斯，《快速搜寻：邪教及新宗教指南》，182-186页，参278页，第八十七条“不信者是可以被鬼附的”。

¹⁴ 罗德斯，《快速搜寻：邪教及新宗教指南》，143页。

一。他进一步指出招灵可能导致鬼附。对罗德斯而言,显灵(招灵)所接触的“灵体”,实际上是邪灵或污鬼。罗德斯将这些事——显灵、招灵、秘教实行、邪灵、污鬼、鬼附——与罗马天主教联在一起。然而,当李常受说罗马天主教与“撒但的邪灵”有关,“被属鬼魔、属撒但之事所充满”时,盖斯勒与罗德斯却加以反对。显然只有罗德斯可以用这些话批评罗马天主教,李常受不能——即便李常受根据的是圣经¹⁵,罗德斯根据的是其他的来源。

盖斯勒批评罗马天主教含有异端、偶像崇拜与掺杂

在安格堡网站上,一篇摘自盖斯勒《回应邪教徒所问》(*When Cultists Ask*)的文章里,盖斯勒论到天主教崇敬仰马利亚一事。他说:

此外,向任何受造之物,甚至是天使(参西二18,启二二8~9)下拜,都是圣经所禁止的。圣经清楚指明,我们不该制造任何的“像”,甚至不可以宗教虔敬的方式向它们“下拜”(出二十四4~5)。称呼马利亚为“天后”,要知道这辞是直接出自圣经定罪的一个古老、拜偶像的异教(参耶七18),这就是在崇拜圣母马利亚。崇拜圣母马利亚就是拜偶像。此外,尽管在神学上有不同的讲究,但在实行上,多数天主教徒无力辨明,敬拜马利亚和敬拜基督有异。¹⁶

在这段话里,盖斯勒将罗马天主教联于拜偶像及偶像。他指控罗马天主教采用“圣经所禁止的”一个“古老、拜偶像的异教”实行。他指出,罗马天主教崇拜马利亚,实际上就是敬拜神以外的人或物,与“拜偶像”无异。然而,盖斯勒与罗

¹⁵ 见本册“对李常受言论不实的陈述并为罗马天主教辩护”一文。该文显示许多有声望的基督教教师,在一些重要比喻和预言上的解释,与李常受雷同。

¹⁶ 盖斯勒,摘自《当邪教徒发问时》(*When Cultists Ask*)(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97)。“Mary—Fully Human, or Nearly Divine?” www.ankerberg.com/Articles/PDFArchives/theological-dictionary/TD4W1299.pdf。

德斯却定罪李常受使用相同的用语。

盖斯勒在回答罗马天主教是否是为一假教会时,他模棱两可地写道:

那么,罗马天主教是不是一个假教会呢?如果以头五个世纪的信经中所示的十四项(或十六项)教恩基本法则为标准,答案是否定的。在这情形下,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有显著错谬的真教会。但若以改教运动为标准,答案是肯定的。在这情形下,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有显著真理的假教会。¹⁷

这不禁使人思考,盖斯勒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何,他如何只根据圣经,而不是信经,来回答这问题?盖斯勒¹⁸在不能、或不愿意明确回答问题的情形下,进一步说:“因此,罗马天主教若不是兼有实行和教训的异端,至少在实行上是异端。”¹⁹最后,盖斯勒作出结论:

当前的罗马天主教,整体而论,由四个元素混合而成:(1)基督教基本核心教义,(2)罗马天主教圣品阶级(借自衰微的罗马帝国),(3)犹太教的仪文方式(借自旧约),和(4)大量异教的内容与实行。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由以上一项或多项为主导。人们对罗马天主教的看法,随着批评者角度的不同,会有极大的差异,结论则是天主教是基督教,天主教也是邪教,两者都是。借用培利根(Jaroslav Pelikan)的书名来说,这是“罗马天主教之谜”。²⁰

¹⁷ 盖斯勒与贝坦克,《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对罗马天主教所言的省思》(*Is Rome the True Churc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Roman Catholic Claim*),180页。

¹⁸ 盖斯勒对罗马天主教模棱两可的态度,可能是因为他曾于耶稣会的机构,芝加哥罗耀拉(Loyola)大学就读,而产生的同情心态。

¹⁹ 盖斯勒与贝坦克,《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对罗马天主教所言的省思》,181页。

²⁰ 盖斯勒与贝坦克,《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对罗马天主教所言的省思》,185页。

盖斯勒所说构成罗马天主教的四个元素,使人想起李常受的教导,他教导罗马天主教是由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里,把面酵掺入细面的女人所表征。在这个比喻里,细面表征基督的身位与工作,大约可与盖斯勒的第一项——基督教基本真理——相对应。妇人掺入细面的面酵,可由盖斯勒的另外三项——圣品阶级、仪式和异教之事——所表征。盖斯勒形容罗马天主教是由这四个元素混合而成,有掺杂之意。比喻中的细面所表征的素祭,该只由细面所构成,不可掺入任何腐败的元素(利二4~5、11)。盖斯勒在形容罗马天主教时,承认天主教是由神的事和三个腐败的元素混合而成。实际上,这话的意思是教会应当纯净,只该由基督和神的事所构成;罗马天主教却在圣品阶级、仪式和异教的事上,掺入了腐败的元素,或作面酵。因此,按盖斯勒所言,罗马天主教是一个不纯净的混合物,甚至含有异教的事物。然而,在“回应”一文里,盖斯勒与罗德斯却对李常受讲说罗马天主教是一个“妇人把面酵(邪恶、异端和异教之事)掺入细面”一事大加挾伐。事实上,连盖斯勒自己的教导,都赞同李常受的观点。

在其他著作里,盖斯勒攻击罗马天主教错谬的教训和实行:马利亚和基督同为救主和中保,马利亚无原罪的观念,马利亚升天、弥撒、圣礼、次经、靠行为得称义、教海权(Magisterium)、教皇无误论等等。²¹他也批评柯尔生(Charles Colson)、

²¹ 更多例子请见:

- 盖斯勒与贝坦克,《罗马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对罗马天主教所言的省思》。
- 盖斯勒与麦坎锡,《罗马天主教与福音派基督教之间的同异》。
- 盖斯勒,“马利亚——完全是人还是几乎是神?”(Mary -- Fully Human or Nearly Divine?)安格堡神学研究院,1999(www.ankerberg.com/Articles/PDFArchives/theological-dictionary/TD4W1299.pdf)。
- 盖斯勒,“伪经:一至四部”(The Apocrypha: Parts 1-4),安格堡神学研究院,2002。

派克尔(J.I.Packer),以及其他与天主教徒合作²²发表联合声明的福音派人士。从他对罗马天主教的严厉谴责来看,真正的“谜”是:盖斯勒和罗德斯两人何以扬声反对李常受关乎罗马天主教的教导。盖斯勒与罗德斯的意见好像是,只有他们适合用这些话批评罗马天主教,李常受不适合。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双重标准。

盖斯勒与罗德斯之友猛烈攻击罗马天主教

盖斯勒与罗德斯二人均与穗仓出版社和安格堡有合作关系。盖斯勒在《邪教暨新兴宗教百科》(Encyclopedia of Cults and New Religions,以下简称《邪》书)诉讼案期间,曾为他们写过法庭之友意见书(amicus brief),罗德斯也签署了同案的另一份法庭之友意见书。盖斯勒的名字列在安格堡专家顾问的名单中,在《邪》书改版时,安格堡也采纳盖斯勒的意见。盖斯勒是安格堡节目的常客,也曾在安格堡神学研究院(Ankerberg Th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网站上发表多篇文章。如前所提,盖斯勒与罗德斯对《实行》第三章的攻击,与穗仓出版社网站上对该章的攻击如出一辙,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穗仓出版社也曾为盖斯勒与罗德斯发行多本著作。

盖斯勒与罗德斯也同为一封公开信的签署者,该信呼吁放弃李常受的一些言论。其中一位签署者表示,该信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支持《邪》书诉讼案里的穗仓出版社和两位作者。与“回应”相同的是,公开信里的许多内容,都与穗仓出

²² 盖斯勒与麦坎锡,《罗马天主教与福音派基督教之间的同异》,这份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通力合作的评论,“说明这种联合到底是合作还是冲突?”(15页)它说“……在教会结构上与天主教联合,是绝无可能的”。它也批评那些签署柯尔森(Charles Colson)与席尔(Kent Hill,东拿撒勒人学院院长)等人起草之“福音派与天主教联合”声明的人。参与的福音派人士与签署者有甘尼(Os Guinness)、蓝德(Richard Land)、墨尔(Richard Mouw)、诺尔(Mark Noll)、米兰达(Jesse Miranda)、罗伯森(Pat Robertson)和欧登(Thomas Oden)。

版社网站上的联合声明雷同。

因此, 看看盖斯勒与罗德的友人, 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写作, 是合式且具意义的。此举不是为了批评任何作者, 也不是为了反对或赞成其言论。这只是为了进一步地描绘盖斯勒与罗德在攻击李常受和其教导上, 所采的双重标准。

约翰安格堡与约翰威尔敦

安格堡和其长期合作的研究员约翰威尔敦, 发表过许多严词批评罗马天主教的言论, 并且指控其秘教的实行。他们明确地表示, 罗马天主教不仅仅是一个错谬的基督教派, 它根本就不是基督教:

现在来看罗马天主教。天主教接受许多基督教教义, 但此举不足为据。仅就它教导人借行为得救这件事, 就证明它不是基督教。²³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罗马天主教呢? 我们只能用圣经和罗马天主教自己的信仰声明加以评估。从这些方面来看, 罗马天主教是否能被界定是一个真正的教会? 它能否被界定为是信仰基督的? 不能。罗马天主教不是真正的教会, 它根本就不是基督教。²⁴

在威尔敦作完自己曾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见证后, 安格堡和威尔敦结论:

……这些故事一点也不稀奇。然而, 这么一来, 天主教就必须被视为基督工作真正的拦阻。²⁵

在《即来的黑暗》(*The Coming Darkness*)一书中, 安格堡与威尔敦指控罗马天主教最黑暗、最邪恶的活动。例如:

²³ 安格堡与威尔敦,《新教与天主教: 他们看法一致了吗?》(*Protestants & Catholics: Do They Now Agree?*)(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5), 219页。

²⁴ 安格堡与威尔敦,《新教与天主教: 他们看法一致了吗?》, 212页。

²⁵ 安格堡与威尔敦,《新教与天主教: 他们看法一致了吗?》, 195页。

对天主教修道院中一些有纪录的案件,瓦利博士(Dr. Vallee)说,“最骇人听闻,是与非人类交合的案例,是……在天主教的档案里”,接着他举了一些实例。看到在天主教的修院和神职人员(据估计,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的神职人员,有同性恋倾向)中,[根据电视节目“调查报导”(Investigative Reports)系列之“神父的罪愆”(Sins of the Fathers)]普遍的同性恋和一些恋童癖的报导,使人不禁怀疑,这种现象是否复萌。还有一些声称与外星生物交合的案例(如 Villa Boas, Shane Kurz, Cordelia Donovan 等事件),在本质上类似于和女妖梦淫。²⁶

将这样的题目纳入本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种低俗下流、哗众取宠的用语,实不能与李常受在评论罗马天主教时,所使用的圣经语汇相比。

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的作者群

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的网站上,有一个主要的栏目,专门说明与天主教有关的错谬与争议。该网站(johnankerberg.org)关于罗马天主教的目录页中²⁷,罗列安格堡、威尔敦²⁸、詹德隆(Mike Gendron)、麦卡席(James McCarthy)和杜若(Greg Durel)等人的文章。一篇由詹德隆,一位前天主教徒

²⁶ 安格堡与威尔敦,《即来的黑暗》(*The Coming Darkness*)(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3), 196-197页。

²⁷ 见 See www.johnankerberg.org/Articles/archives-rc.htm, 2010年6月版。

²⁸ 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上,罗马天主教目录中,由安格堡和威尔敦执笔的文章还有“天主教与神秘主义对马利亚的观点”(Catholic and Occult View of Mary),“马利亚的显灵”(What about Marian Apparitions?),“罗马天主教中马利亚的特殊地位为何?是否合乎圣经?”(What is the Unique Role of Mary in Roman Catholicism and Is It Biblical?),“教皇的无误是在教义上和道德上?”(Is the Pope Infallible in Matters of Doctrine and Morals?),“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徒”(A Catholic is a Catholic is a Catholic)。

所写的文章“罗马天主教——真道或背道?”(Roman Catholicism Apostolic or Apostate?)作出如此结论:

罗马天主教是否有背道之罪? 证据之多, 无法胜数。我们必须在爱里, 以勇气和信心道出真相。这关系着千千万万宝贵灵魂的永远定命。天主教会已从使徒的信仰上坠落, 走上背道一途。²⁹

詹德隆在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上明言, 他认为罗马天主教是背道的。盖斯勒与罗德斯声称, 李常受以“背道的教会”来形容罗马天主教, 犯了恶意中伤和宗教诽谤的罪。在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上, 詹德隆还有多篇文章讲论天主教, 如“提防披着羊皮的狼”(Beware of Wolves in Sheep's Clothing), “天主教基督徒——一个矛盾的结合?”(Is a Catholic Christian an Oxymoron), “天主教、摩门教与耶和华见证人”(Roman Catholics, Mormons and Jehovah's Witness), “朝拜圣体——是敬拜? 还是偶像崇拜?”(Eucharist Adoration: Worship or Idolatry?)等。

麦卡席在长篇叙述主耶稣如何强烈斥责当时的犹太教系统(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 关于罗马天主教的目录页中, 称其为“严词批评”), 并将它与罗马天主教作比较后表示:

耶稣弃绝了第一世纪犹太人出于人的权力结构, 祂不愿屈服于传统,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教训, 或议会所代表的治理。耶稣当初所弃绝的, 如今被罗马天主教全都恢复了。天主教将传统的地位, 提升到与神的圣言相等。宣称教皇和主教拥有普世管辖, 和施教的唯一权柄。³⁰

²⁹ 詹德隆, “罗马天主教——真道或背道?”(Roman Catholicism-Apostolic or Apostate?)(Chattanooga, TN: ATRI, Not Dated), p.3. www.johnankerberg.org/Articles/_PDFArchives/roman-catholicism/RC2W1199.pdf.

³⁰ 麦卡席 (James McCarthy), “罗马天主教的权柄”(Roman Catholic Authority)(Chattanooga, TN: ATRI, Not Dated), 2页. www.johnankerberg.org/Articles/_PDFArchives/roman-catholicism/RC1W0899.pdf. Adapted

从这篇文章可以明显看出,麦卡席认为主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强烈斥责,也就是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所说的“严辞批评”,对于今天的罗马天主教是适用的。

杜若也在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上,提出罗马天主教的缺失,他也是“为基督接触天主教徒”(Reaching Catholics for Christ)的作者之一。在“邪教的特征”(Signs of a Cult)一文的前言里,杜若先指出邪教的七个主要的特征。他说:“我们说到邪教这辞时,纯粹是形容一个有组织的异端”。关于罗马天主教,杜若的结论是:

神秘主义显然不合乎圣经,并且绝非人得救的必要条件。坚持这样的异端,使他们成为邪教之首。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严苛,却是实情。就第一个特征(排他性)来看,天主教与其他邪教并无差异。再进一步看看其他的特征,就更证实了罗马天主教,虽然人数众多,博爱慈善,仍然不合乎圣经,并且可能是所有“基督教”邪教之母。³¹

杜若说天主教的异端使其成为“邪教之首”,并称罗马天主教为“所有‘基督教’邪教之母”。虽然他说,这话对于一些人似乎有些严苛,但他坚称这些话乃是实情。在审断天主教的文章里,当然应该以真理为决定性的因素。杜若的用语使人联想到盖斯勒,他也是根据一些标准,评论(如前所提)罗马天主教应被视为邪教。

盖斯勒与安格堡长期共事,并且多次出席安格堡的节目。他从未谴责安格堡与威尔敦批评罗马天主教,却为此公开批判李常受。盖斯勒明显对自己和盟友的用语持一种标

from McCarthy, Jame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ome* (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5)。

³¹ 杜若 (Greg Durel), “邪教的特征” (Signs of a Cult) (Chattanooga, TN: ATRI, Not Dated), 2 页, www.johnankerberg.org/Articles/_PDFArchives/roman-catholicism/RC4W0899.pdf。

准,对李常受的用语持另一不同的标准。

穗仓出版社

前面说明罗德斯、安格堡、威尔敦等人指控罗马天主教的多段引述,均摘自穗仓出版社³²发行的书籍。麦卡席在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上的发表,也是载自穗仓出版社所发行的一本书。盖斯勒与罗德斯的出版商,似乎不认为出版批评罗马天主教的言论有何不妥。

举例而言,穗仓出版社出版汉特(Dave Hunt)的《骑在兽上的女人》(*A Woman Rides the Beast*)一书。在书籍封面上有一段经文,启示录十七章七节(“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并且表明该书论及“罗马天主教及末后的日子”。书背上的简介上写着一段话:

这女人是谁?传统的说法是她与罗马教会有关。这看法是否已经过时?毕竟今日的梵帝冈迫不及待地要与全世界的新教徒联手。“天主教已经不同以往了”,这是我们所听见的。真是如此?在《骑在兽上的女人》这本书里,预言专家汉特要详细检视圣经真理和全球事件,深入解说这个女人,和她在将来敌基督之国里的强大地位。启示录十七、十八章里,八个值得留意的线索,证明了这女人的身分,不容置疑。³³

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应该都是穗仓出版社经作者同意的设计。

汉特相信罗马天主教就是启示录里的巴比伦,是妓女,巴比伦淫妇。该书六十八页的分段标题是“这淫妇是谁?”,接着七十七页的分段标题是“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汉特说:“在历史中,只有另一座城,配得这个淫乱指控。那座城

³² 讽刺的是,经手安格堡与威尔敦之《邪教暨新兴宗教百科》的穗仓出版社约聘编辑证实,为着该书较广的销路,已删去对罗马天主教的批评。

³³ 汉特(Dave Hunt),《骑在兽上的女人》(*A Woman Rides the Beast*)(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 1994)封底。

就是罗马,更专特地来说,就是梵蒂冈”。³⁴汉特在说到教皇历史的时候,将多位教皇形容为“罪犯之首、下毒者、奸淫的及杀人无数”,然而人们却认为“当他们以教皇权柄”论到信仰和道德时,是“绝对无误”的。他们的生活满了“情欲、放纵、暴力和谋杀”³⁵。汉特列出这一大串刺眼的恶行,更有过之的是汉特将罗马天主教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屠杀犹太人以及纳粹相提并论。

在穗仓出版社另一本由汉特所著的《秘教入侵》(*Occult Invasion*)一书,名为“神秘主义与罗马天主教”³⁶的篇章里,说到:“……数以百万的人……因罗马教会异教、秘教的实行、和其背道的行径,离弃了它”。汉特进一步地将罗马天主教与巫毒教扯上关系:

圣经里看不到的图像、圣水和天主教仪式,这些都源自异教。在今天的巫毒教和相关邪教里,也可以看见类似的事物。³⁷

在同一章里,汉特将罗马天主教与“……背后藏着鬼的‘诸神’,演变成为天主教的圣人”³⁸，“迷信和神秘主义”³⁹的萨泰里阿教(Santeria)以及萨满教(shamanism)⁴⁰并提。这只是该章论到罗马天主教极其邪恶的一些小例子。

汉特在穗仓出版社发行的《骑在兽上的女人》与《秘教入侵》这两本书里的言论,远比李常受一切的言论,更具煽动性。而李氏的言论居然触怒了盖斯勒与罗德斯,令其控以恶

³⁴ 汉特,《骑在兽上的女人》,69页。

³⁵ 汉特,《骑在兽上的女人》,91页。

³⁶ 汉特,《秘教入侵》(*Occult Invasion*)(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 1998),407页。

³⁷ 汉特,《秘教入侵》,411页。

³⁸ 汉特,《秘教入侵》,412页。

³⁹ 汉特,《秘教入侵》,415页。

⁴⁰ 汉特,《秘教入侵》,41页。

意中伤与宗教诽谤。再次说明盖斯勒与罗德斯审断李常受的标准,与他们对待自己和盟友的标准,截然不同。

盖斯勒与罗德斯伪善的双重标准

检视盖斯勒、罗德斯和其盟友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写作,将其与《实行》中的片断语句作比较,可以明显看出盖斯勒与罗德斯的评论带双重标准。在许多方面,李常受对罗马天主教的批评,比路德,加尔文等人温和许多。然而,盖斯勒与罗德斯恣意攻击李常受,对其他的人却表示支持。

罗德斯在其写作里,将罗马天主教与招灵、招魂、秘教实行、邪灵、鬼和鬼附连在一起。他称这些事为“可憎的罪”,确实是如此。然而,他和盖斯勒却对李常受合乎圣经的评论大加挞伐。

盖斯勒将罗马天主教与许多恶事相连。他认为罗马天主教里的拜马利亚和拜偶像,轻则是实行上的异端,重则是神学上的异端,相当于敬拜神以外的事物。盖斯勒所言无误,罗马天主教称呼马利亚的“天后”一辞,出自古老的异教实行,是圣经所定罪的。盖斯勒表示,根据不同的评量标准,罗马天主教可以是一个真教会,也可以是一个假教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下,人们对于罗马天主教的评估结论,可以从是一个基督教教会,到是一个邪教。他认为在罗马天主教四个主要的构成成分中,有三个成分是仪式,圣品阶级,以及异教的教训与实行。然而盖斯勒却与合著者罗德斯,对李常受类似的言论佯装愤怒。盖斯勒说到罗马天主教构成的四点,事实上证实了李常受论到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妇人把酵掺入细面的教导。盖斯勒与罗德斯却攻击李常受将这个比喻中的语汇应用在罗马天主教身上,无视历史上多位知名解经家近似的释义。

除此之外,盖斯勒与罗德斯的盟友——约翰安格堡,穗仓出版社,以及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的其他作者们,均写作并发表对罗马天主教非常严厉的评论。在许多例子里,他们

所说的话可被视为强烈、严苛且十分具有攻击性。安格堡明白否认罗马天主教是个基督教会,甚至否认它信仰基督,认为它满了异端,是对福音和基督工作的拦阻。他也认为罗马天主教与许多粗鄙、属鬼魔的、不道德的事有关。安格堡网站上的其他作者表示:“天主教已……走上背道一途”,“耶稣所弃绝的,如今被罗马天主教恢复了”,“坚持这样的异端,使他们成了邪教之首”,罗马天主教可能是“所有‘基督教’邪教之母”等其他类似的言论。

穗仓出版社出版许多论到罗马天主教的言论,包括盖斯勒、罗德斯、安格堡,和安格堡神学研究院网站的其他作者。他们出版了汉特所著的《骑在兽上的女人》,对罗马天主教苛刻且无所顾忌地攻击;以及汉特的《秘教入侵》,一本将罗马天主教与许多邪恶事物连在一起的书籍。

显然这些批评对于盖斯勒与罗德斯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当李常受批评罗马天主教时,他们才大喊“恶意中伤!宗教诽谤!”这些例子显示盖斯勒与罗德斯,在面对李常受和地方召会的教导时,所持的双重标准。

对基督教合乎圣经的评论 ——精选参考书目及其作者简历

请留意本参考书目在其来源、关联和神学渊源上的多样性。这使人疑惑，盖斯勒与罗德斯何以只挑李常受和地方召会进行攻击。本书单并不完全。然而，这里所列举的教导，为新教中最主流的教义系统。

与芥菜种比喻有关之参考书目

Chafer, Lewis Sperry, *Systematic Theology, Volume V: Christology*. (Dallas, TX: Dallas Seminary Press, 1948), 352.

Darby, John Nelson, "Lectures on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 N. Darby, Volume 11, Prophetic No. 4*, ed. by William Kelly (Winschoten, Netherlands: H. L. Heijkoop, 1972), 283.

Darby, John Nelson,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ume III: Matthew—John* (Lancing, England: Kingston Bible Trust, 1965), 72.

Govett, Robert, "The Parable of the Mustard Seed Explained," in *Govett on the Parables* (Miami Springs, FL: Schoettle Publishing, 1989).

Lang, G. H., *Pictures and Parables: Studies in the Parabolic Teaching of Holy Scripture* (Miami Springs, FL: Conley & Schoettle, 1985), 87-92.

Lockyer, Herbert, *All the Parables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63), 185-189.

Morgan, G. Campbell, *The Parables and Metaphors of Our*

Lord (New York: Revell, 1943), 54-59.

Morgan, G. Campbell,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7), 81-93.

Pink, A. W., “The Parable of the Mustard Seed,” from *The Prophetic Parables of Matthew 13*, www.pbministries.org/books/pink/Parables/parables_03.htm.

Pink, A.W., *The Redeemer's Return* (Swengel, PA: Bible Truth Depot, 1918), 136-137.

Ross, J. J., *The Kingdom in Mystery* (New York: Revell, 1920), 99-132.

Stedman, Ray, “The Case of the Ambitious Seed,” www.raystedman.org/new-testament/matthew/the-case-of-the-ambitious-seed.

Vine, W. 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McLean, VA: MacDonald Publishing, 1985), 777.

Walvoord, John F., *Matthew: Thy Kingdom Come* (Grand Rapids, MI: Kregel, 1974), 101-102.

与妇人、面酵、细面比喻有关之参考书目

Chafer, Lewis Sperry, *Systematic Theology, Volume V: Christology*. (Dallas, TX: Dallas Seminary Press, 1948), 352-353.

Darby, John Nelson,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ume III: Matthew—John* (Lancing, England: Kingston Bible Trust, 1965), 72-73.

Govett, Robert, “The Parable of the Leaven Explained,” 3rd edition, in *Govett on the Parables* (Miami Springs, FL: Schoettle Publishing, 1989).

Lang, G. H., *Pictures and Parables* (Miami Springs, FL: Conley & Schoettle, 1985), 93-109.

- Lockyer, Herbert, *All the Parables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63), 190-197.
- Morgan, G. Campbell, *The Parables and Metaphors of Our Lord* (Old Tappan, NJ: Revell, 1943), 59-65.
- Morgan, G. Campbell,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7), 97-110.
- Pink, A. W., "The Parable of the Leaven," from *The Prophetic Parables of Matthew 13*, www.pbministries.org/books/pink/Parables/parables_04.htm.
- Pink, A. W., *The Redeemer's Return* (Swengel, PA: Bible Truth Depot, 1918), 139-140.
- Ross, J. J., *The Kingdom in Mystery* (New York: Revell, 1920), 135-171.
- Scofield, C. I.,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9, 1945), 1016.
- Strauss, Lehmann, *The Book of the Revelation*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64), 64-68.
- Vine, W. 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McLean, VA: MacDonald Publishing, 1985), 667-668.
- Walvoord, John F., *Matthew: Thy Kingdom Come* (Grand Rapids, MI: Kregel, 1974), 102-105.

与推雅推喇和耶洗别预言身分有关之参考书目

- Barnhouse, Donald Grey, *Revelation: God's Last Wor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1, 1982), 57-64.
- Criswell, W. A., *Expository Sermons on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62), 144-147.
- Darby, John Nelson,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ume V: Colossians—The Revelation* (Kingston-on-Thames: Stow Hill Bible and Tract Depot, 1965), 382.

Gaebelein, Arno C., *The Revelation: An Analysis and Exposition of the Last Book of the Bible* (New York: Loizeaux Brothers, 1915), 38-39.

Gill, John, *Exposition of the Entire Bib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748, available online at: www.ewordtoday.com/comments/revelation/gill/revelation2.htm.

Kelly, William, *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Acts, the Catholic Epistles, and the Revelation* (Sunbury, PA: Believers Bookshelf, 1869, 1970), 423-424.

Newell, William R., *The Book of the Revelation* (Chicago: Moody Press, 1935, 1981), 53-61.

Poole, Matthew, *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McLean, VA: MacDonald Publishing, 1985), 955-956.

Scofield, C. I.,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9, 1945), 1332.

Seiss, Joseph A., *The Apocalypse: An Exposition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 Kregel, 1987), 83.

Strauss, Lehmann, *The Book of the Revelation*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64), 64-68.

Talbot, Louis,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46), 50-53.

与大巴比伦预言身分有关之参考书目

Alford, Henry, *Alford's Greek Testament: An Exegetical and Critical Commentary*, Volume 4, Part 2—James to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 Guardian Press, 1976), 705.

Barnes, Albert, *Barnes' Notes on the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BakerBooks, 1847, 2005), 381, 384-385.

Barnhouse, Donald Grey, *Revelation: God's Last Word*.

-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1, 1982), 319-325.
- Carroll, B. 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Bible: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48), 192, 198.
- Chafer, Lewis Sperry, *Systematic Theology, Volume VII: Doctrinal Summarization* (Dallas, TX: Dallas Seminary Press, 1948), 31.
- Clarke, Adam, *The Adam Clarke Commentary*, www.study-light.org/com/acc/view.cgi?book=re&chapter=017
- Coates, C. A., *An Outline of the Revelation* (Kingston-on-Thames, Stow Hill Bible and Tract Depot, n.d.), 179-187.
- Coffman, James Burton, *Coffman Commentaries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www.searchgodsword.org/com/bcc/view.cgi?book=re&chapter=017:
- Criswell, W.A., *Expository Sermons on Revelation: Volume 4—Revelation 11 through 17*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2, 1980), 180-189.
- Darby, John Nelson,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ume V: Colossians—The Revelation* (Kingston-on-Thames: Stow Hill Bible and Tract Depot, 1965), 412-413.
- Gaebelein, Arno C., *The Revelation: An Analysis and Exposition of the Last Book of the Bible* (New York: Loizeaux Brothers, 1915), 97-103.
- Gill, John, *Exposition of the Entire Bible*, www.ewordtoday.com/comments/revelation/gill/revelation17.htm.
- Govett, Robert, “The Parable of the Leaven Explained,” 3rd edition, in *Govett on the Parables* (Miami Springs, FL: Schoettle Publishing, 1989), 15-17.
- Govett, Robert, *Govett on Revelation*, Volume II:4 (Miami

- Springs, FL: Conley & Schoettle, 1981), 25-51.
- Hodge, Charles,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III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825-836.
- Ironside H.A., *Lectures on the Revelation*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920, 1973), 55-57, 299-317.
- Jamieson, Robert, A. R. Fausset, and David Brown, *Bible Commentary, Volume 3: Matthew—Revelation*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2002), 709.
- Kelly, William, *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Acts, the Catholic Epistles, and the Revelation* (Sunbury, PA: Believers Bookshelf, 1869, 1970), 524-531.
- Lang, G. H.,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Miami Springs, FL: Conley & Schoettle, 1985), 277-285.
- Lange, John Peter,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60), 304-309.
- Larkin, Clarenc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Philadelphia, PA: Clarence Larkin Estate, 1919), 150-153.
- Miller, Andrew, *Miller's Church History* (London-Glasgow: Pickering & Inglis, 1977), 422-425.
- Newell, William R., *The Book of the Revelation* (Chicago: Moody Press, 1935, 1981), 263-280.
- Pember, G. H., *The Great Prophecies of the Centuries Concerning the Church* (Miami Springs: Conley & Schoettle Publishing Co., Inc., 1909, 1984), 360.
- Poole, Matthew, *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Volume III: Matthew—Revelation* (McLean, VA: MacDonald Publishing, 1985), 994-995.
- Ross, J. J., *The Kingdom in Mystery* (New York: Revell, 1920), 162-171.
- Scofield, C. I.,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9, 1945), 909, 1346-1347.
- Spurgeon, Charles H., *Spurgeon's Devotional Bible* (Grand Rapids, MI : Baker Book House, 1964, 1975), 768-771.
- Strauss, Lehmann, *The Book of the Revelation*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64), 67-68, 291-299.
- Talbot, Louis,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46), 199-218.
- Unger, Merrill F.,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Chicago: Moody Press, 1957, 1982), 116.
- Walvoord, John F.,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Chicago: Moody Press, 1966), 243-249.
- Wesley, John,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Whole Bible — Revelation 17*, wes.biblecommenter.com/revelation/17.htm.
- Wilson, Walter Lewis, *Wilson's Dictionary of Bible Typ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7, 1979), 241.

摘文之原作者简历

- Alford, Henry (1810-1871)—Became vicar of Wymeswold, Leicestershire, 1835, minister of Quebec Chapel, Marylebone, London, in 1853, and dean of Canterbury in 1857; best known for his *Greek Testament* (4 vol., London, 1849-61 and *The New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s* (4 vol., 1868).
- Barnes, Albert (1798-1870)—Graduate of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pastor of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in Philadelphia for 37 years;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New Testament have sold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 Barnhouse, Donald Grey (1895-1960) —Pastor of 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 in Philadelphia, PA beginning 1927; broadcast "The Bible Study Hour"; founded Eternity magazine in

- 1931 and acted as editor-in-chief; mentor of Walter Martin.
- Brown, David (1803-1897)—Minister in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professor of apologetics, church history, and exegesis of the Gospels and later principal at the Free Church College, Aberdeen, Scotland; director of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co-founder of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collaborated with Robert Jamieson and A. R. Fausset on a *Commentary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 Carroll, B. H. (1843-1914) —Founder and first president of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authored a seventeen-volume commentary entitl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Bibl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Baylor University for over twenty years; founding member of the Baptist General Convention of Texas.
- Chafer, Lewis Sperry (1871-1952)—Theologian and author; founder, first president, and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pastor of 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Dallas; aided C. I. Scofield in establishment of Philadelphia School of the Bibl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American Mission.
- Clarke, Adam (1760 or 1762-1832)—British Methodist theologian and Biblical scholar; over a span of 40 years wrote a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that became a basic reference work for Methodist theology.
- Coates, C. A. (1862-1945)—Leader and author among the Plymouth Brethren; his expositions on the Song of Songs and on the compound ointment in Exodus 30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 Coffman, James Burton (1905-2006)—Minister of Central Church of Christ, Houston, TX, and later Manhattan Church

- of Christ, New York City; chaplain in the U.S. armed forces; wrote a 37-volume verse-by-verse commentary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 Criswell, W. A. (1909-2002)—Pastor of 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allas for over 50 years starting in 1944; founder of Criswell College, First Baptist Academy, and KCBI Radio.
- Darby, John Nelson (1800-1882)—Influential teacher among the Plymouth Brethren;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modern dispensationalism; wrote a five volume *Synopsis of the Bible* outlining the major themes in each book; translated or collaborated in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English, German, French, and Dutch.
- Fausset, A. R. (1821-1910)—Irish rector and chaplain; belonged to the Evangelical school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edite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engel's five-volume *Gnomon Novi Testamenti*, wrote the second and fourth volumes of *The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Pocket Bible*, and collaborated with Robert Jamieson and David Brown on a multi-volume *Commentary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 Gaebelein, Arno C. (1861-1945)—Methodist minister and author; editor of periodical *Our Hope*, which subsequently merged with *Eternity* magazine; assisted C. I. Scofield with interpretations of prophecies in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 Gill, John (1697-1771)—Pastored the Strict Baptist church at Goat Yard Chapel, Horsleydown, Southwark, England for over 50 years; wrote a nine volume *Exposition of the Entire Bible*; considered a staunch Calvinist.
- Govett, Robert (1813-1901)—British Bible teacher and pastor of Surrey Chapel, Norwich, Norfolk, England; Govett is particularly credited for hi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rables

and types in the Bible and for his study of the coming reign of Christ, including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and dispensational reward or discipline.

Hodge, Charles (1797-1878)—Principal of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from 1851-1878; author of three-volume *Systematic Theology*, considered a classic of Calvinist theology.

Ironside, H. A. (1876-1951)—Pastor of Moody Church in Chicago from 1929-1948; traveled widely to preach; frequently spoke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from 1925 to 1943; author of numerous expositions.

Jamieson, Robert (1802-1880)—Scottish minister and co-author of a multi-volume *Commentary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with A. R. Fausset and David Brown.

Kelly, William (1821-1906)—Prolific writer among the Plymouth Brethren; edited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Nelson Darby, with whom he was a long-time co-worker.

Lang, G. H. (1874-1958)—Bible teacher and scholar, prolific author associated with the Plymouth Brethren movement; edited writings of G. H. Pember; traveled widely to minister the Word.

Lange, John Peter (1802-1884)—German Protestant theologian; professor of dogmatics at Bonn; professor of theology at Zurich; contributed commentaries on ten books of the Bible, including Matthew and Revelation, to *Theologisch-homiletisches Bibelwerk*, which was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and enlarged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Philip Schaff.

Larkin, Clarence (1850-1924)—American Baptist pastor, Bible teacher, and author; his most famous book is *Dispensational*

- Truth (or God's Plan and Purpose in the Ages).*
- Lockyer, Herbert (1886-1984)—Pastor, Bible teacher, and author; leader in the Keswick movement; authored a well-known 21-volume All Bible study series, including *All the Parables in the Bible*.
- Miller, Andrew (1810-1883)—Voluntary pastor of a Baptist Church in William Street, London; wrote the introduction to C. H. Mackintosh's *Notes on the Penteteuch*, the publishing of which he also financed; wrote *Miller's Church History*.
- Morgan, G. Campbell (1863-1945)—Congregational minister; renowned preacher and Bible expositor; director of Northfield Bible Conference; pastor of Westminster Chapel in London; contributor to *The Fundamentals*.
- Newell, William R. (1868-1956)—Pastored of Bethesda Congregational Church in Chicago; became the first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of Moody Bible Institute under R.A. Torrey in 1895; well-known for commentaries on Romans, Hebrews, and Revelation.
- Pember, G. H. (1837-1910)—English Bible and classics scholar associated with the Plymouth Brethren; known for books on prophecy and for *Earth's Earliest Ages*, which articulates the “gap” theory of Genesis 1:1 and 1:2.
- Pink, A. W. (1886-1952)—English evangelist and author; studied briefly at Moody Bible Institute; pastored congregations in Australia and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is writings were posthumously republished by Banner of Truth Trust, Baker Book House, Moody Press, and Truth for Today, among others.
- Poole, Matthew (1624-1679)—English Nonconformist theologian and apologist; rector of St. Michael le Querne,

don from 1649-1662; fled England under threat of assassination because of a tract he wrote entitled “Nullity of the Romish Faith”; wrote *Synopsis criticorum biblicorum* (5 vols fol., 1669-1676) and *A Commentary on the Holy Bible*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nnotations upon the Holy Bible*); his writings were valued by Charles Spurgeon and Jonathan Edwards, among others.

Ross, J. J.—Pastor of Second Baptist Church in Chicago and Lecturer in Homiletics and the English Bible in the Nor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Chicago.

Scofield, C. I. (1843-1921)—Minister at 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in Dallas, TX; secretary of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exas and Louisiana; co-founder of Lake Charles College, Lake Charles, Louisiana; founder of Central American Mission based on fellowship with life-long friend Hudson Taylor; pastored Trinitarian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East Northfield, Massachusetts; oversaw Moody's Northfield Bible Training School; wrote the notes for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a highly influential publication espousing dispensationalist views; became a Southern Presbyterian; supervised the New York Night School of the Bible; founded Philadelphia School of the Bible (now Philadelphia Biblical University) in Philadelphia, PA.

Seiss, Joseph A. (1823-1904)—Evangelical Lutheran minister and prolific author of biblical expositions; pastored congregations in Baltimore and Philadelphia;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Philadelphia.

Spurgeon, Charles H. (1834-1892)—Baptist preacher; built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founded Pastors' College; established Stockwell orphanage; well-known for collections of

- his sermons and his opposition to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
- Stedman, Ray (1917-1992)—Graduate of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traveled with H.A. Ironside; serv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at Peninsula Bible Church in Palo Alto, CA for 40 years.
- Strauss, Lehman (1911-1997)—Bible teacher and author; taught on the weekly national radio broadcast, "Bible Study Time" (Biola College's radio ministry, "The Biola Hour"); taught Old Testament History at Philadelphia Bible Institute; pastored Calvary Baptist Church, Bristol, PA, and Highland Park Baptist Church in Highland Park, MI, before devoting himself to speaking in Bible conferences.
- Talbot, Louis (1889-1976)—Pastored The Church of the Open Door; President of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now Biola College); Founded Talbot Theological Seminary (now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founded *The Biola Hour* national radio broadcast.
- Unger, Merrill F. (1909-1980)—After serving as pastor of several churches, he became a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author of over forty books, including many reference works.
- Vine, W. E. (1873-1949)—Classical scholar, expositor and theologian; author of *th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editor of *Echoes of Service*, a monthly magazine of reports from missionaries around the world.
- Walvoord, John F. (1910-2002)—Theologian, pastor and author;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and president of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editor of *Bibliotheca Sacra*; his writings focused on theology and eschatology.

Wesley, John (1703-1791)—Evangelist, preacher and author; founder of Methodism; with his brother Charles Wesley and George Whitefield, he set out to evangelize Great Britain, traveling on horseback and using open-air preaching to reach the masses.

Wilson, Walter Lewis (1881-1969)—American medical doctor and preacher. Started Central Bible Hall (later Central Bible Church) in Kansas City; founded Kansas City Bible Institute (now the Calvary Bible College); pioneered radio ministry.